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柳河東集卷十四

詳校官內閣學士_臣瑞保

檢討_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進士_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_臣吳舒帷

謄錄監生_臣李德

欽定四庫全書

柳河東集卷十四

唐柳宗元撰

對五首

設漁者對智伯

按史記世家及考之通鑑晉自昭公以後六卿強公室卑六卿韓趙

魏范中

行及知氏是也頃公六年周景王崩王

子爭立晉六卿平王室亂立欽王十二年晉之

宗家祁僕孫叔嚮於祁惡於君六卿欲弱公室

乃遂以法盡滅其族而分其邑晉益弱定公十

一年范中行反晉君擊之范中行走朝歌出公

十七年智伯與趙韓魏共分范中行地以為邑

出公怒告齊魯欲伐之四卿遂反攻出公奔齊
智伯乃立哀公晉國政皆決智伯晉公不得有
所制智伯遂有范中行地最強周威烈王二十
三年智宣子卒智襄子為政蒞地於韓康子致
萬家之邑又求地於魏桓子復與萬家邑又求
蔡皋狼之地於趙襄子襄子不與智伯怒帥韓
魏之甲以攻趙氏圍而灌之城不沒者三版智
伯曰吾乃今知水之可以亡人國也趙襄子使
張孟談潛出見韓魏曰唇亡則齒寒今智伯帥
韓魏而攻趙趙亡韓魏為之次矣二子乃陰與
張孟談約為之期日而遣之襄子夜使人殺守
隄之吏而使水灌智伯軍智伯軍救水而亂韓
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智伯之衆
遂殺智伯盡滅智氏之族而分其地迹其事而
觀之智伯貪而無饜卒抵於敗公之設為
漁者之對其口指一時之事情也至矣

智氏既沒范中行志益大合韓魏圍趙水一作晉陽智

伯瑤

音瑤智伯名號襄子

乘舟以臨趙且又往來觀水之所自務

速取焉羣漁者有一人坐漁智伯怪之問焉曰若漁幾

何曰臣始漁於河中今漁於海今主大茲水臣是以來

曰若之漁何如曰臣幼而好漁始臣之漁於河有鯿

鯿者

鯿音沙小魚也連切音龍鯿也

鯿音叙大魚似魴而鱗弱鯿知江東呼為黃魚鯿音偃說文鮓

也魚不能自食以好臣之餌日收者百焉臣以為小去而

之龍門之下

龍門山名在絳州同州二州之界

伺大鮪焉

鮪音消鮪也似鱣大者名

鮪小者曰鮪

夫鮪之來也其魴鯉數萬

魴音房赤尾魚詩魴魚鱗尾

垂涎

流沫後者得食焉然其飢也亦返吞其後愈肆其力逆

流而上慕為螭龍

螭丑知切似龍而無角者

及夫抵大石亂飛濤折

鰭禿翼

鰭音考魚脊上骨

顛倒頓踣

音

順流而下宛委冒慄

年

切心迷也環坻淑而不能出

坻音堆水中高地一曰小渚也淑音叙小浦也

嚮之從

魚之大者幸而啄食之臣亦徒手得焉猶以為小聞古

之漁有任公子者其得益大

莊子外物篇任公子為大釣巨鰹五十犗以為餌蹲

乎會稽投竿東海期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

於是去

而之海上北浮於碣石

碣音竭山名在平州盧龍縣碣然而立在海旁故名

求大

鯨焉

海大魚也雄曰鯨雌曰鯢

臣之具未及施見大鯨驅羣鮫

音交海魚

也

逐肥魚於渤澥之尾

渤音勃澥胡買切說文海之別也

震動大海簸

掉巨島

簸補過切掉徒了切島都皓切水中

一啜而食若舟者數十

啜妹悅切說文嘗也

勇而未已貪而不能止北蹙於碣石槁焉嚮

之以為食者反相與食之臣亦徒手得焉猶以為小聞

古之漁有太公者其得益大釣而得文王

史記太公望呂尚者以漁

釣奸周西伯西伯出獵遇太公於渭之陽與語大悅載與俱歸立為師

於是舍而來智伯

曰今若遇我也如何漁者曰嚮者臣已言其端矣始晉之侈家若欒氏祁氏卻氏羊舌氏以十數不能自保以貪晉國之利而不見其害主之家與三卿嘗裂而食之

矣

按史記趙世家晉頃公之十二年六卿以法誅公族祁氏羊舌氏分其邑為十縣各令其族為之大夫

是無異魛鱖鱸鰾也腦流骨腐於主之故鼎可以懲矣然而猶不肯悟又有大者焉若范氏中行氏貪人之土田侵人之勢力慕為諸侯而不見其害主與三卿又裂而食之矣脫其鱗鱠其肉

鱠音檣細切肉也

剗其腸

剗音枯

斷其

首而奔之鯢鮪

上音昆下音而

遺脣

羊音切

莫不備俎豆是無異

夫大鮪也可以懲矣然而猶不肯悟又有大者焉吞范

中行以益其肥猶以為不足力愈大而求食愈無饜

於鹽

切又於鮪切

驅韓魏以為羣鮫以逐趙之肥魚而不見其害

貪肥之勢將不止於趙臣見韓魏懼其將及也亦幸主

之威於晉陽其目動矣而主乃愾然

愾魚到切倨也亦作傲

以為

咸在机俎之上方磨其舌抑臣有恐焉今輔

一作韓

果舍

族而退不肯同禍

初智宣子將以瑤為後智果曰不如宵也云云若果立瑤也智宗必滅弗

聰智果遂別族於太史為輔氏後
韓趙魏滅智氏之族唯輔果在
段規深怨而造謀初

襄子為政與韓康子魏桓子宴於藍臺智伯戲康子而
侮段規及智伯圍趙氏桓子康子遂與趙襄子使人殺

守隄之吏而決水灌智伯軍大敗智
伯之眾遂殺智伯段規康子之相也
主之不悟臣恐主

為大鯨首解於邯鄲
趙之音寒下音單
鬣摧於安邑
鬣音

邑晉地即今之
絳州夏縣也
胷披於上黨
趙之音寒下音單
尾斷於中山之外
中山

其後為
趙所并
而腸流於大陸
澤名在深趙二
為龜鼃
上音鮮
下音稿

二字並
出周禮
以充三家子孫之腹臣所以大懼不然主之勇

力强大於文王何有智伯不悅然終以不悟於是韓魏

與趙合滅智氏其地三分

愚溪對

觀公與楊海之書云方築愚溪東南為室時元和五年也對雖不紀年月其在永州

作明矣

柳子名愚溪而居五日溪之神夜見夢曰子何辱予使

予為愚耶有其實者名固從之今予固若是耶子聞墮

有水生毒霧厲氣中之者溫屯嘔泄屯徒渾切聚也嘔音歐又於口切泄

薛藏石走瀨

音賴水流沙上也

連臚糜解

臚音盧缸頭也

有魚焉鋸齒

鋒尾而獸蹄是食人必斷而躍之乃仰噬音筮焉故其名

曰惡溪西海有水散渙而無力不能負芥投之則委靡

墊沒及底而後止故其名曰弱水出甘州東坡云自秦州北西至肅州

有水掎汨泥淖掎舉綺切偏引也汨音骨淖女教切泥也撓混沙礫視之分

寸貽若晚壁貽旦吏切直視也晚音詣邪視也淺澤險易以鼓切昧昧不

覲乃合清渭以自彰穢跡故其名曰濁涇出原州高平縣并頭山一

名崆峒山至同州界入渭雍之西有水幽陰若漆不知其所出故名

曰黑水通典出甘州張掖縣難山夫惡弱六極也濁黑賤名也彼得

之而不辭窮萬世而不變者有其實也今予甚清與美

為子所喜而又功可以及圃畦力可以載方

一作萬

舟朝

夕者濟焉子幸擇而居予而辱以無實之名以為愚卒
不見德而肆其誣豈終不可革耶柳子對曰汝誠無其
實然以吾之愚而獨好汝汝惡得避是名耶且汝不見
貪泉乎有飲而南者見交趾寶貨之多光溢於目思以
兩手左右攫而懷之豈泉之實耶過而往貪焉猶以為
名

廣州二十里地名石門有水曰貪泉飲者懷無厭
之欲晉吳隱之為廣州刺史乃至泉所酌而賦詩曰

古人云此水一飲懷千金
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

今汝獨招愚者居焉久留而

不去雖欲革其名不可得矣夫明王之時智者用愚者

伏用者宜適伏者宜遠今汝之託也遠王都三千餘里

側僻迴隱蒸鬱之與曹螺蚌之與居

螺廬戈切蚌屬大者如斗出日南漲

海中蚌步項切蜃屬釋文蛤也

唯觸罪擯辱愚陋黜伏者曰侵侵以遊

汝闖闖以守汝

闖丑禁切馬出門兒

汝欲為智乎胡不呼今之聰

明皎厲握天子有司之柄以生育天下者使一經於汝

而唯我獨處汝既不能得彼而見獲於我是則汝之實

也當汝為愚而猶以為誣寧有說耶曰是則然矣敢問

子之愚何如而可以及我柳子曰汝欲窮我之愚說耶

雖極吾之所往不足以申吾喙涸汝之所流不足以濡

吾翰姑示子其略吾茫洋乎無知冰雪之交衆裘我締

潺暑之鑠

式灼切

衆從之風而我從之火吾盪而趨不知

太行之異乎九衢以敗吾車吾放而遊不知呂梁之異

乎安流以沒吾舟吾足蹈坎井頭抵木石衝冒榛棘僵

仆虺蜴

音易蜥蜴也釋文似虺四足去足真地也

而不知怵惕何喪何得進

不為盈退不為抑荒涼昏默卒不自克此其大凡者也

願以是汙汝可乎於是溪神深思而歎曰嘻有餘矣是及我也因俯而羞仰而吁涕泣交流舉手而辭一晦一

明覺而莫知所之遂書其對

見太史無咎取以附變騷其餘曰宗元之所作亦對

裏王問客難之義而託之神也宗元以謂我愚而谿有得於我谿亦當愚故言已愚可以累神者而神受之然補之嘗論宗元固不愚夫安能使谿愚哉竭其智以近利而不獲既困矣而始曰我愚抑宗元之困豈愚罪邪夫古之人臣正言為國犯難得死惟是錯為愚哉故後世咸曰錯為一身謀則愚為天下謀則智惡夫士之喜權者幸而進則曰智無以過我不幸而退則曰愚無以過我是進不失利退不失名故錄宗元此對極智愚之辨以俟後之君子

對賀者

永貞元年九月公自禮部員外郎貶鄧州刺史十一月又貶永州司馬既至永州後

作

柳子以罪貶永州有自京師來者既見曰余聞子坐事

斥逐余適將唁子

唁宜箭切穀梁傳云弔失國曰唁

今余視子之貌浩

浩然也能是達矣余無以唁矣敢更以為賀柳子曰子

誠以貌乎則可也然吾豈若是而無志者耶姑以戚戚

為無益乎道故若是而已耳吾之罪大會主上方以寬

理人用和天下故吾得在此凡吾之貶斥幸矣而又戚

戚焉何哉夫為天子尚書郎謀畫無所陳而羣比以為

名蒙耻遇僂以待不測之誅苟人爾有不汗栗危厲僂

僂然者哉

僂音思相切青也又七才切

吾嘗靜處以思獨行以求自

以上不得自列於聖朝下無以奉宗祀近丘墓徒欲苟

生幸存庶幾嗣續之不廢是以儻蕩其心倡佯其形

佯音倡

昌佯音羊

茫乎若升高以望瀆乎若乘海而無所往故其容

貌如是子誠以浩浩而賀我其孰承之乎嘻笑之怒甚

乎裂眚

疾智切又才詣切目眚也

長歌之哀過乎慟哭庸巨知吾之

浩浩非戚戚之尤者乎子休矣

杜蕪對

新史杜蕪傳書其為濠州刺史豪侈橫恣僚官韋賞陸楚皆聞家子有美譽論事忤

蕪誣劾以罪殺之二人無罪死衆莫不冤之此或人之問有及於枉殺無罪士二人者即史之所書也公乃取其能辨鍾離令之讒且諛使無罪之僚戚得自達則史之所不書者也韓昌黎銘杜蕪墓而二事皆不書特著其世緒為詳豈以其善不足以掩其惡故並二事而略之吾嘗疑焉惜乎公之對缺而不全無以見公終有以去取微顯之意矣

或問曰朝廷以公且明進善退不肖未嘗不當然吾有一疑焉願有聞於子以釋予也何哉曰杜蕪為濠州幸

兵之亂殺無罪士二人蓄貨足愆吾以為唐檮杌饕餮

者亡以異

檮音濤杌音几饕音叨餮音鐵古之四凶之二者春秋注檮杌頑凶無時匹之貌貪財為

饕餮貪食為饕

然而卒入為郎中給事中出由商至河南尹乃

死夫何取於蕪者若是幸也曰若子之言蕪之罪吾雖

不覩乎目然聞之熟宜廢而不用久矣然而吾有一取

焉吾聞蕪在濠州有鍾離令盧某者宰相戚也而讒且

諛日狀其僚之過愆以致於蕪且曰是過是愆我獨無

有其僚因惴恐

惴之端切憂懼也

以俟謫怒於上今日施施自負

曰州君將我陟也無得之乃大怒罰令使僚也咸得自
達以進乎善因擯令終不得面焉人由是不苟免而讒
諛之道大息朝廷進無於內則給事中於外則至河南
尹蓋知無有是善也歟誠然不為公且明邪或者曰無
凶狡人也恣殺以充已其為過章章者凡天下兒童後
闕

天對

天對非徒作也屈原有天問公以對也原事楚懷王為三閭大夫同列大夫上官靳尚妬

害其能共譖毀之王乃逐之原彷徨山澤經歷陵陸見楚有先王之廟及公卿祠堂圖畫天地

山川神靈奇瑋僑倂及古賢聖怪物行事因書其壁呵而問之然其文義不次叙讀之茫然王逸為之叙有曰自太史公口論道之多所不逮至於劉向揚雄援引傳記以解說之亦不能詳悉今則稽之舊章合之經傳以相發明此逸之語也至公乃為之對問斥王逸之失始讀之亦莫曉其義以天問之意參而求之章決句斷問答之意昭然義見用疏公天對之言而附天問之語於下蕪乎眾說以昭其義公之所以斥王逸之失者蕪存之庶易以考焉若夫文義之所不叙則漢諸儒所不敢易也

曰本始之茫誕者傳焉

此對天問遂古之初誰傳道之謂太始之元初無傳也鴻

靈幽紛曷可言焉

此對天問上下未形何由考之謂天地未形本無言也

習黑晰

眇往來屯屯危昧革化惟元氣存而何為焉此以對天問冥昭普

闇誰能極之馮翼惟像何以識之明明闇闇惟時何為謂

日月晝夜陰陽明晦惟元氣存也馮翼惟像淮南子曰

天地未形馮翼翼言未形合焉者三一以統同吁炎

也智音忽晰音浙屯株倫切

吹泠交錯而功此對天問陰陽三合何本何化蓋取乾

生三合然後生之意王逸

以謂天地人非也泠音零無營以成沓陽而九轉輾一作

運輾一此對天問團圓則九重孰營度之

作轉輾渾淪蒙以圜號謂天圓九重取陽數也輾胡果

切冥疑玄釐無功無作此對天問惟茲烏倏繫維乃縻

何功孰初作之

身位無極之極潏彌非垠或形之加孰取大焉此對天問幹維

焉繫天極焉加謂斗極居中央如太玄所謂天圓地方斗謂植中央也王逸以謂極際恐未然游莫浪切皇

熙疊疊胡棟胡宇宏

一作完

離不屬焉恃夫八柱

此對天問八柱

何當東南何虧謂天維以八山為柱非所持也疊音尾

無青無黃無赤無黑無中

無旁焉際乎天則巧欺淫誑幽陽以別

此對天問九天之際安放安屬

謂九天者雖東方曰皞天東南方曰暭天南方曰焦天西方曰密天中央曰鈞天其別雖九而對以為不然也無隈無隅曷情厥列

此對天問隅隈多有誰知

其數謂天地方隅不可以數窮也隈鳥回切惜牢孔切

折

一作折

筭刻蓬午施旁豎

鞠明究曠自取十二非余之為焉以告汝

此對天問天何所沓十二

焉分導音專楚人折竹以卜謂之導筵音廷葦莖也意謂巧歷不能計天地之晦明一歲日月十二會固自若也查合也言規燬魄淵太虛是屬碁施萬熒咸是焉託天地合也

此對天問日月安屬列星安陳謂日圓而輻旋南畫軸明月生而靜星若碁焚無所託也燬音毀

奠於北孰彼有出次惟汝方之仄平施旁運惡有谷汜

此對天問出自湯谷次於蒙汜謂日猶輻旋軸奠鳥可窮其出次日晨出東方湯谷之中暮入西極蒙水之汜也汜音凡又音祀當焉為明不逮為晦度引久窮不可又音泛汜水涯也

以里此對天問自明及晦所行幾里燬炎莫儺淵迫而謂日之明晦不可以里計也

魄遐違乃專何以死育此對天問夜光何德死則又育謂日之炎光莫並惟月明既極

則魄哉生不可以死育測也儂音麗

玄陰多缺爰感厥鬼不形之形惟神

是類

此對天問厥利惟何而顧兔在腹謂月中有兔玄陰之所感也

陽健陰淫降施蒸

摩岐靈而子焉以夫為

此對天問女岐無合夫焉取九子王逸云神女也無夫而生九

子漢成帝紀應劭注畫室畫九子母或云即女岐也

怪瀾冥更伯強乃陽順和調

度惠氣出行時屆時縮何有處鄉

此對天問伯強何處惠氣安在伯強疫鬼

也謂氣平則致癘氣和則致祥鬼非有定處也瀾綿婢切水沅貌

明焉非闕晦焉非藏

此對天問何闕孰旦孰幽繆躔於經蒼龍之寓而廷尉而晦何開而明

角亢

此對天問角宿未旦睢靈安藏謂東方蒼龍亢之宿雖日出之方而其晦明固自有經度也晉志云

左角為天曰主刑亢摠攝天下恭事聽訟理獄錄功者也繆音糾躍澄延切

惟鯀誆誆隣聖

而孽恒師厖蒙乃尚其圯

此對天問不任汨鴻師何以尚之謂鯀之不仕治洪水衆

論不明不察其方命圯族而舉之也鯀音哀誆女交切圯部鄙切

后惟師之難曠頌使

試

此對天問食曰何憂何不課而行之謂四岳舉鯀堯曰吁咈哉食曰試可乃已非樂於用之也課試也曠

音賓恨張目也頌阿葛切鼻莖也慶類也

盜堙息壤招帝震怒賦刑在下投

奔於羽方陟元子以脣功定地胡離厥考而鵠龜肆喙

氣孽宜害而嗣續得聖汙塗而藁夫固不可以類

此對天問

鵠龜曳銜鯀何聽焉順欲成功帝何刑焉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伯禹腹鯀夫何以變化謂鯀既殛於羽

山虫鳥之所曳銜而其子有禹之聖蓮生泥中自不類也息壤史記索隱曰山海經啓筮云鯀竊帝之息壤以湮洪水招音翹舉也漢書以招人過鵠與鵠同

胠躬臂步橋楯勸路一作殿十

有三載乃蓋考醜宜儀刑九疇一無宜儀刑三字受是玄寶昏

成厥孽昭生於德惟氏之繼夫孰謀之式此對天問纂就前緒遂成

考功何續初繼業而厥謀不同謂禹胼手胝足勤勞底績以蓋覆其父之惡數九疇錫玄圭惟繼繼之氏而不法其謀也胝張尼切說文胝也一曰行鴻下隴厥丘乃爾也蹇蒲結切跛也勸羊至切勞也

降焉填絕淵然後夷於土從民之宜乃九於野墳厥貢

藝而有上中下此對天問洪泉極深何以寘之地方九州何以墳之謂禹行洪水既平降丘宅

土不待實塞從民之所宜咸則三壤
而成賦中邦也隨徒回切填音田
胡聖為不足反謀

龍智畚鍤究勤而欺畫厥尾

此對天問應龍何畫河海何歷蓋王逸注或曰禹治

水時有神龍以尾畫導水徑從而治之對以為不然也畚音本鍤測洽切

圉橐廓大厥立不

植地之東南亦已西北彼回小子胡顛隕爾力夫誰駭

汝為此而以恩天極

此對天問鯀何所營禹何所成康回馮怒地何故以東南傾康回共

工名也淮南子謂共工與顓頊爭怒觸不周之山天維絕地柱折故東南傾對以謂非康回可得而傾也圉與

圖同又音旋

州錯富媼

一作媼

爰定於趾躁川靜谷形有高庠

東窮歸墟又環西盈脈穴土區而濁濁清清墳墟慘䟽

滲渴而升充融有餘泄漏復行器運漉漉又何溢為

此對

天問九州何錯川谷何滂東流不溢孰知其故謂九州川谷錯滂各有其勢水之東流回環其理自不溢也

音燥滂所禁切漉音攸水流貌又音由

東西南北其極無方夫何瀕洞而

課一有脩長茫忽不準孰行孰窮

此對天問東西南北其脩孰多南北順墮

其衍幾何謂不可計其脩衍也

音汞又胡動切墮音羞積高於乾崑崙攸居蓬首

虎齒爰穴爰都

此對天問崑崙縣圍其尻安在謂崑崙之鎮曰縣圍元氣所出上通于天非人

迹可至也崑音昆崙音論尻丘刀切

增城之里萬有三千

一作

清溫燠寒

迭出於時時之丕革由是而門辟啟以通茲氣之元

此對

天問增城九重其高幾里四方之門其誰從焉西北辟
啓何氣通焉淮南子謂崑崙之山九重其高萬五千里
故一寒一暑氣所從出西北天門又氣之所通也增讀作層

脩龍口燎爰北其首九

陰極冥厥朔以炳

此對天問日安不到燭龍何照王逸注云天之西北有幽陰無日之國脩

龍銜燭而留照之

惟若之華稟羲以曜

此對天問羲和之未揚若華何光謂羲和日御

也若木依日而光耀耳

狂山凝凝冰於北至爰有炎洲司寒不得

試

此對天問何所冬暖何所夏寒凝音蕤

石胡不林往視西極獸言嚶嚶

人名是達有虬蜥蛇不角不鱗嬉夫玄熊相待以神

此對

天問焉有石林何獸能言焉有虬龍負熊以遊王逸云天下何所有石木之林林中有獸能言語者對言石胡

不林往視西極則石林在西然吳都賦有注云石林在南二義不同虬龍王逸云焉有無角之龍而負熊以遊戲者零古包切虬音糾移蟻戶危切虬音糾南有恠虺羅首以噬倏忽之居帝

南北海

此對天問雄虺九首倏忽焉在王逸云雄虺一

義在莊子甚明然招魂云雄虺九首倏忽往來吞人

員丘之國身民後死封嵎之

守其橫九里

此對天問何所不死長人何守王逸注括地象云有不死之國長人防風氏也禹會

諸侯彼後至使守封嵎之山嵎音虞

有萍九岐厥圖以詭浮山孰產赤華

伊泉

此對天問靡萍九衢泉華安居柳先生云衢歧也山海經多言其岐五衢王逸以謂生九交之道恐

誤又浮山有草其葉如麻赤華即泉華也泉想里切

巴蛇腹象足觀

一作觀

厥大三

歲遺骨其脩已號黑水淫淫窮於不姜玄趾則北三危

則南

此對天問一蛇吞象厥大何如黑水玄趾三危安在山海經言南方有靈蛇吞象三年然後出其骨

黑水出崑崙山玄趾三危皆山名在西方僊者幽幽壽焉孰慕短長不齊咸

各有止胡紛華汗漫而潛謂不死

此對天問延年不死壽何所止漫汗並平

聲

鮫魚人兒通列姑射魃雀峙北號惟人是食

此對天問鮫魚

何所魃堆焉處山海經六鮫魚在海中近列姑射山魃堆當為雀魃雀在北號山如雞虎爪食人王逸以為奇

獸誤魃音祈鯀音凌

焉有十日其火百物羿

一作早

宜炭赫厥體胡

庸以枝屈大澤千里羣鳥是解

此對天問羿焉彈日鳥焉解羽淮南子云堯時

十日並出草木焦枯羿射十日中其九日日中鳥皆死
墮其羽翼柳曰山海經云大澤千里羣鳥之所解問作
鳥字當為鳥後人不知
因配上句改為鳥也
禹懲於績兪婦亟合股離厥膚

三門以不胝呱呱之不盡而孰圖味辛燥於野民攸字

一作

攸暨

此對天問禹之力獻功降省下土四方焉得
彼金山女而通之於台桑閔妃匹合厥身是

繼胡為嗜慾而不同味而快鼂飽謂禹娶金氏之女
雖念繼嗣之重而勤勞不顧家非徒欲飽快一朝之情
蓋欲民安其居也金與塗同呱
音孤盡傷也迄力切胝與眊同

彼呱克藏俾如作夏獻

后並於帝諄諄以不命復為叟耆曷戚曷孽

此對天問
啟代並作

后卒然離孽謂並避啟於箕山之陽此天
意也初何憂焉離遭也孽與孽同憂也

呱勤於德民

以乳活扈仇厥正帝授柄以捷允窮腥庸夫孰克害

此對

天問何啟惟憂而能拘是達皆歸射籍而無害厥躬謂啟之賢民賴以生誅有扈氏之叛而無敢害者

益

草民艱咸粢厥粒惟禹授以土爰稼萬億違溺踐垧休

居以康倉枯不失聖天

一本無聖天

胡往不道

此對天問何后益作革而

禹播降即書所謂禹曰予乘四載暨孟奏庶鮮食暨稷奏庶艱食鮮食蒸民乃粒之意均臣至切堅土也

啓

達厥聲堪輿以呻辯同容之緒帝以賀嬪禹母產聖何

福厥旅彼淫言亂喁聰臧以不處

此對天問啟棘賓商九辯九歌何勤子屠

母而死分竟地據王逸注棘陳也賓列也九辯九歌孟所作樂也陳列宮商之音對云帝以賀嬪義之不同如

此何勤子屠母王逸云禹賜剝母背而生其母之身分

散地何以能有聖德憂勞天下乎對謂無此理堪與天

地也呻音申賢音茂鵠拍逼切

喙音獨又涉救切職古獲切

夷羿滔荒割更后相夫

孰作厥孽而誣帝以降

此對天問帝降夷羿革孽夏氏謂夷羿試夏后相非天意也

震瞽厥鱗集矢於皖肆叫帝不謀失位滋嫚有洛之嫖

焉娶于姣

此對天問胡羿射夫河伯而妻彼洛嫫王逸曰洛濱宓妃也傳曰河伯化為白龍遊於水

旁羿見射其左目河伯上訴天帝云云羿又夢與洛水神宓妃交接也鵠音果皖戶版切明里也嫚音慢嫖音

護

夸夫快殺曷殄以慮飽馨膏腴帝叛德安力胡肥台

舌喉而濫厥福

此對天問馮珧利決封殄是射何厭蒸肉之膏而后帝不若謂羿獵射神殄蒸

祭天地而天意不順也馮
扶也跳弓名也狝音希

寒讒婦謀后夷卒戕荒弃於

野俾奸民是臧舉土作仇徒怙身孤

此對天問從娶純狐眩妻爰謀何羿

之射革而交吞揆之謂寒從羿相也從娶純狐氏女從謀殺羿而羿徒恃其孤天而不悟也

鮫殛羽

巖化黃而淵

此對天問阻窮西征巖何越焉化而為黃熊巫何活焉謂鮫既殛死化為黃熊入於

羽山淵也

于一作

宜播殖穉於丘於川維莞維蒲維菰維蘆

丕徹以圖民以讎以都堯酷厥父厥子傲

一作

以攻克

碩厥祀後世是郊

此對天問咸播秬黍蒲葦是營何由并投而鮫疾修盈謂鮫既不能平水

土使民得播種鮫既殛死禹乃嗣興以永厥祀也菰音姑管音官蘆音芦傲音澆

王子怪駭蜺

形第裳文褫操戈猶惜夫藥良終烏號以遊奮厥篚篴

留漠莫謀形胡在胡亡

此對天問白蛇嬰弗胡為此堂安得夫良藥不能固藏天式縱

橫陽離爰死大烏何鳴夫馬喪厥體此又屈原記其祠堂之所見故曰胡為此堂王逸云崔文子學仙於王子

僑子僑化而為白蛇嬰弗持藥與崔文子文子驚怪引戈擊蛇中之因墮其藥俯而視之王子僑之尸也文子

覆之以藥遂須史化為大烏而鳴此對所謂形胡在胡亡也蛇雲之似龍者弗雲之若蛇者蛇音霓弗音佛褫

丑旁切奪衣也幽陽潛爨陰蒸而雨萍馮以興厥號爰所

此對天問

萍號起雨何以興之王逸氣怪以神爰有奇軀脇屬支

云萍雨師之名爨取亂口

偶尸帝之隅

此對天問撰體協鹿何以膺之王逸注云天撰十二神鹿一身八足兩頭云

宅

靈之丘掉焉不危螯厥首而常以恬夷要釋而陵殆或

謫之龍伯負骨帝尚窄之

此對天問螯戴山抃何以安之釋舟度行何以遽之列仙

傳曰有巨靈之鼈背負蓬萊之山而抃戲滄海之中窄測格切

澆嫪以力兄塵聚之

此對

天問維澆在戶何求於嫪澆音巢嫪郎到切塵音憂

康假於田肆克宇之既裳

無一

此二字

既舍宜咸墜厥首

此對天問何少康逐犬而顛墜厥首女岐縫裳而館同爰止何

顛易厥首而親以逢殆王逸注謂少康因田獵襲殺澆而斷其頭女岐澆嫂也與澆淫佚共舍宿止少康夜襲之得其頭以為澆因斷之

湯奮癸旅爰以偃拊載厥德

於葛以詰仇餉

此對天問湯謀易旅何以厚之謂湯伐罪弔民征自葛始傳曰葛伯仇餉此之

謂也但康復舊物尋焉保之覆舟喻易尚或艱之此對天問

覆舟斟尋何道取之言少康復惟桀嗜色戎得蒙妹淫

處暴娛以大啓厥伐此對天問桀伐蒙山何所得焉妹

國而得妹嬉民并不保馴致南巢之伐也瞽父仇舜鯀以不儷堯專以女茲

俾肩厥世惟蒸蒸翼翼於媯之汭此對天問舜閔在家父何以鯀堯不姚告

二女何親謂瞽史仇舜而鯀在下堯以二女紂臺於璜

箕克兆之惟德登帝帥以首之媯軀虺號古一作以類

之胡日化七十工獲詭之此對天問厥萌在初何所意焉璜臺十成雖所極焉登立為帝

孰道尚之女媧有體孰制匠之謂紂為玉臺十重而箕
子知其必亡伏義以德而民登以為帝女媧蛇身人頭
一日七十化對以為詭
也璜音黃媧公姓切 舜帝眡厥仇畢屠水火夫固優

游以聖而孰殆厥禍犬斷於德終不克以噬昆庸致愛

邑鼻以賦富

此對天問舜服厥弟終然為害何肆犬豕而厥身不危敗謂象欲殺舜而舜弟之雖

欲肆其犬豕之心而終不能害舜且封之有屏而富貴之也眡讀同視斷魚斤切富一作當

嗟伯之

仁遜季旅獄雍同度厥義以嘉吳國

此對天問吳獲迄古南獄是止孰期

去斯得兩男子謂吳國得賢者如太伯讓王季而居南嶽之下仲雍亦去而之吳而文王立二子為可嘉也

空桑鼎殷謠美厥鵠惟軻知言矚焉以為不

此對天問緣鵠飾玉后帝

是饗謂人謂伊尹因緣烹鵠鳥之美修飾玉帛以事湯
唯孟子謂其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以割烹也
切視也
仁易愚危夫曷揆曷謀咸逃叢淵虐后以劉降厥

觀於下匪摯孰承

此對天問何承謀夏桀終以滅喪帝乃降觀下逢伊摯謂以仁格愚人將

不謀而從如叢雀淵魚馬相湯以成功者非伊尹孰承之也摯音至伊尹名也

條伐巢放民用

潰厥疣以夷於膚夫曷不誣

此對天問何條放致罰而黎服大訛謂鳴條之伐

南巢之放如民之癰疽決而膚革平安無不說者疣音尤

嚳狄禱謀契形於胞胡乙

穀之食而怪焉以嘉

此對天問簡狄在臺嚳何宜玄鳥致胎女何嘉謂簡狄帝嚳之妃也

待嚳於臺上有飛燕遺其卵喜而吞之因生契也嚳音告謀音悔天子求子之神曰謀禮祀高謀是也胞音泡

敎告

該德屑孝

一作考

蓐收於西爪虎手鉞尸刑以司惡

候切

此對天問該秉季德厥父是盛王逸云該包也父吳也

柳云該為蓐收王逸注誤按禮記注疏蓐收少皞氏之

子曰該為金官國語說公夢在廟有神人面白毛虎爪

執鉞立於西河公覺召史嚚占之史嚚對曰如君之言

則蓐收也天之刑

收正矜矜澆扈爰踣

此對天問胡終

神也所取者本此

牛羊謂少康終能滅澆祀

階干以娛苗革而格不迫以

夏配天也有扈澆國名

死夫胡狃厥賊

此對天問干協時舞何以懷之王逸注云干求也舞務也言夏能求協時務柳

對之義不與王說同

辛后駭狂無憂以肥肆蕩弛厥體而充膏於

肌嗇寶被躬焚以旗之

此對天問平膏曼膚何以肥之謂紂為無道天下平離當懷憂

懼癯瘦而反形體曼澤平脅肥臑宜其不免於蹈火而死也騷五騷切

扈釋於牧力使后

之

此對天問有扈牧豎云何而達謂有扈氏釋牧豎而為諸侯也

民仇焉寓

一作寓

啟牀

以斲

此對天問擊牀先出其命何從謂有扈氏不安於民故啟擊之於牀而殺之也斲側畧切斲也

武踵德爰獲牛之朴夫惟陋民是冒而不號以瑞

此對天問

恒秉季德焉得夫朴牛王逸云湯能踵啟之德天嘉其志田獵而獲大牛之瑞公以謂非湯之德不能致是也

卒營而班民心是市

此對天問何往營班祿不但還來謂湯往營班祿所以市民心也王

逸云營得也班遍也言遍施祿惠於百姓也

解父荒淫遭慙以赦彼中之不

目而徒以色視

此對天問昏微循迹有狄不寧何繁焉萃棘負子肆情王逸云人有循昏微之

性為禽獸聚麀之行而不能安其身謂晉大夫解居父也居父聘於吳過陳之墓門見婦人負其子欲與淫佚肆其情婦人則引詩而刺之曰墓門有棘有鴉萃止故曰繁烏萃棘也墓門有棘雖無人棘上猶有鴉汝獨不媿也公對之意蓋取諸此謂遺怨慙象不兄龔而肆以謀之婦寧得不赦也墓門有棘見之時

蓋聖孰凶怒嗣用紹厥愛

此對天問眩弟並淫危害厥兄何變化以作詐而後嗣逢

長謂象雖浚井全康肆害舜之謀而舜不藏怒又封之有庠以紹厥後也

莘有玉女湯巡爰

獲既內克厥合而外弼於德伊知非妃伊之知臣曷以

不識

此對天問成湯東巡有莘爰極何迄彼小臣而吉妃是得王逸注以為小臣伊尹也湯東巡狩從有

莘氏乞弓伊尹因得有莘氏之女以為妃對之意以為湯東巡得有莘氏之女則有之乞彼小臣而吉妃是得

為不然也妃音霏人音配

胡木化於母以蝎厥聖喙鳴不良謾以詭

正盡邑以塾孰譯彼夢

此對天問水濱之木得彼小子夫何惡之膝有莘之婦王逸注

小子謂伊尹膝送也言伊尹母妊身夢神女告之曰曰窺生龜巫去無反居無幾何而窺中有生龜母去東走顧視其邑盡為大水母因溺死化為空桑之林水乾之後有小兒啼水涯人取養之既長大有殊才有莘惡伊尹從木中出因以送女也對之意以謂不然謂為是說者是窺亂厥聖詭說害正未有盡邑以塾而伊可生也

蝎音昌木中虫又許揭切蠱虫也譯音亦塾你念切書下民昏塾

湯行不類重泉是囚

此對天問湯出重泉夫何罪尤謂湯之行與眾異故囚之重泉重泉者地名也

違虐立辟罪德

之由師憑怒割癸挑而讎

此對天問不勝心伐帝夫誰使挑之謂湯之德與眾異從

衆欲以割正有夏桀寔有以威之非湯之所忍為也挑音挑

膠鬲比紮雨行踐期捧

益救灼仁興以畢隨鷹之威同得使萃之

此對天問會

吾期蒼鳥犀飛孰使萃之此言武王將伐紂紂使膠鬲視武王師膠鬲問曰欲以何日至殷武王曰以甲子日膠鬲還報紂會天大雨道難武王晝夜行或諫曰雨甚軍士苦之請且休息武王曰吾許膠鬲以甲子日至殷今報紂矣以甲子日不到紂必殺之吾故不敢休息欲救賢者之死也遂以甲子朝誅紂不失期也此對之意以謂武王不失期而行猶以水救火人無不從如鷹鳥之羣飛無不集者詩云惟時尚父時惟鷹揚紮與釐同凌之切

福也 頸紂黃鉞旦孰喜之民父有釐嗟以美之

此對天問

到擊紂躬叔旦不嘉何親揆發定周之命以咨嗟謂武王孟津之師秉黃鉞以誅紂八百諸侯不朝而會羣臣

咸謂休哉周公曰雖休勿休初不以為喜也雖幸武王
順天應人欽福錫民而咨嗟之詞雖美之而寔戒之也
考之周書其詳位庸庇民仁克蒞之紂淫以害師殛祀
可得而推矣

之此對天問授殷天下其位安施反成乃亡其罪伊何
謂武王之仁足以庇民而紂之不道衆所共弃也

咸遑厥死爭徂器之翼鼓鎮禦謹舞靡之

此對天問爭
遣伐器何以

行之並驅擊翼何以將之謂天下咸避虐政而干戈攻
伐之器皆爭先而行前歌後舞鳧藻謹呼奮擊其翼而
不自知也水濱翫昭荆陷弑之繆迓越裳疇肯雉之

此對天
問昭后

成遊南土爰底厥利維何遶彼白雉謂昭王背成王之
制而出遊南至於楚楚人沉之而不復還傳曰君其問
諸水濱是也昭王之南遊也為越裳氏獻白雉
王之德不能致故親往迎之初豈有是理也哉穆惜祈

招徠洋洋以遊輪行九野惟怪之謀胡給娛載一作戴勝之

獸觴瑤池以迭謠

此對天問穆王乃梅夫何為周派環理天下夫何索求據列子載周穆王

肆意遠遊命駕八駿之乘馳驅千里至於巨蒐氏之國巨蒐氏乃獻白鵠之血以飲王其牛馬之漣以洗王之足遂宿於崑崙之阿觀黃帝之宮遂賓於西王母觴於瑤池之上西王母為王謠王和之其詞哀焉此對問之所交

儒

一作儒

賊厥詵爰壓其弧幽禍挈以夸憚褒以漁

淫嗜蔑殺諫尸謗屠孰鱗漿以徵而化龜是辜

此對天問妖夫

曳銜何號於市周幽誰誅焉得夫褒如蓋周幽王前世有童謠曰壓狐其服寔亡周國後有夫婦賣是器者以為妖而曳戮之於市此禍之所從始也褒如周幽王后也昔夏后氏之衰也有二神龍止於夏庭而告曰余褒

之二君也夏后布幣指而告之龍亡而縗在櫛而藏之
夏亡傳商至周不敢發也至厲王發而觀之縗流於庭
化為玄龜入王後宮後宮處妾遇之而孕無夫而生子
懼而弃之時被戮夫婦夜亡聞啼聲哀而收之遂奔褒
褒人後有罪幽王欲誅之遂入此女以贖罪是為褒姒
幽王竟為犬戎所殺此對問之意蓋罪幽王淫刑嗜殺
以自取滅亡未可盡歸咎夫化龜之徵也縗於琰切
山秦也縗莫結切縗凌之切龜魚冢切似縗而大

邈以蒙人公以離胡克合厥道而詰彼尤違

此對天問天命反側

何祐桓號其大任屬以倣幸良以九合逮孽而壞

此對天問

齊桓九會卒然見殺謂齊桓九合諸侯震而矜之叛

紂

無誰使惑惟志為首逆圖倒視輔讒以寵干異召死雷

濟克后

此對天問彼王紂之躬孰使亂惑何惡輔弼

比干疎而况雷開佞而用也

文德邁以被為鞠順道

此對

天問何聖人之一德卒其異方謂文王之德純一虞芮質厥成而天下無異志鞠音鞠

醢梅奴箕

忠咸喪以醜厚

此對天問梅伯受醢箕子伴狂謂梅伯紂之諸侯數疎而紂放之並醢其身箕

子被髮伴狂不願仕也此兩語疑當與前紂讒諂是服事文理相屬對亦隨問意耳

弃靈而功篤

胡爽焉翼冰以炎盍崇長焉既岐既嶷宜庸將焉

此對天問

稷維元子帝何為之投之於冰上鳥何煥之何馮弓挾矢殊能將之謂稷生而神靈天寔厚之后稷之母姜嫄氏見大人之迹履之遂有娠弃之冰上有鳥以翼覆溫之詩曰誕置之寒冰鳥覆翼之可以見天之厚於稷者

如此故其生也馮弓挾矢皆為隱隱護之也巖魚岌切

紂凶以啟武紹尚焉伯鞭

於西化江漢許易岐社以大國之命以祚武

此對天問既驚帝切

激何達長之伯昌號衰秉鞭作牧何今微彼岐社命有殷之國謂紂有凶德武王能紹后稷之業文王之秉政

化於江漢之國易踰梁橐囊羶仁蟻萃

此對天問遷藏就岐何能依謂

文王始與百姓遷於岐山之

妲滅淫商痛民以亟去

此對

天問殷有惑婦何所譏謂紂為妲已所惑

肉梅以頌烏

不台訴孰盈癸惡兵躬殄祀

此對天問受賜茲醢西伯上告何親就上帝罰殷之

命以不救謂紂醢梅伯以賜諸侯西伯所以訴於天此天所以親致紂之罰故殷之命至於絕而不續也殄與

同牙伏牛魚積內以外萌岐目厥心瞭眦顯光此對天問師望

在肆昌何志謂太公望姓姜名牙隱於屠牛漁奮刀屠於渭濱有諸中而形諸外惟文王以文識之

國以髀髀厥商此對天問鼓刀揚聲后何喜謂呂望鼓刀在肆文王親往問之望對曰下屠屠

牛上屠屠國文王喜載與俱歸也髀音陸髀音寬賈誼傳曰至於髀髀之所非斤則斧師古曰言其骨大故須

斤斧發殺曷逞寒民於烹惟粟厥文考而虔子以徂征也

此對天問武發殺商何所悒載尸集戰何所急謂武王戎殷欲救民於虐燬中在文王則粟粟危懼有所不敢

在武王則不敢不敢承文謨卒武功也故載文王木主以討討有不得已焉中諧不列恭君

以雉胡螭訟燒賊而以變天地此對天問伯林堆經維其何故何感天抑地夫

誰畏懼王逸云伯長也林君也謂晉太子申生為後母驪姬所譖遂雉經以自殺而敬君也豈譏說可以變天地哉雉如字禮記正義云雉牛鼻繩或曰雉遇獲多自死演弋尹切蟲名說文云剛行者繞音堯說文蟲在人腹者以二蟲譬驪姬之譖耳

天集厥命惟德受之膺怠以棄夫又祐之

此對天問皇天集命惟何戒之受禮天下又使至代之謂皇天惟相有德以集厥命後世子孫不能恐懼以自弃則將祐下民而作之君所不免也

湯摯之合祚以久食昧始以昭末克

庸成績

此對天問初湯臣摯後茲承輔何卒官湯尊食宗緒謂進用伊尹禮樂祭祀緒業流於子孫使

昧其經始之難不自昭其明德卒終無以成其功也

光徵夢祖憾離以厲彷徨激

覆而勇益德邁

此對天問勲闔闔夢生少離散亡何壯武厲能汎厥嚴謂吳王闔廬也闔廬名光

壽夢之孫也言闔廬少小被放於外不得立及其鏗美壯大終能厲其武勇以大吳國也傍音旁徨音皇鏗美

於帝聖孰嗜味夫死自暮而誰饗以俾壽

此對天問彭鏗斟堆帝何

饗受壽永多夫何久長王逸注謂彭祖進雉於堯堯饗食之以壽考至壽八百猶自悔不壽謂高枕而唾遠也

對之意以謂

蛄齧已毒不以外肆細腰羣螫夫何足病

無是理焉

此對天問中央共牧后何怒蠹蟻微命力何固王逸注

云中夾之州有岐首之蛇共食牧草之實自相啄噬蠹

蟻有蝟毒之蟲負力堅固屈原以喻夷狄自相攻毒固

其常獨當憂秦吳爾此對之意亦然故取二蟲以為喻

蛄胡對切說文蚕蛹也螫施隻切細腰蜂也博物志

細腰無雌雄之類取桑虫及阜螽子抱而為已子云草

回禍偶昌鹿曷祐以女

此對天問驚女采薇鹿何祐北至回水草何喜言昔有女子采

薇菜有所驚而走北走至於回水之上而得鹿其家以昌對以為避禍而得鹿亦偶然耳

以快侈富愈多厥車卒逐以旅

此對天問凡有噬犬弟何欲易之以百兩卒無祿謂

秦伯之弟鍼也言秦伯有噬犬弟鍼欲以百兩車易之不聽因逐鍼而奪其爵祿王逸以百兩為金非也鍼說

文通咨吟於野胡若之恨嚴墜誼殄丁厥任

此對天問薄暮雷電

作針歸何憂厥嚴不奉帝何求此以下天問之言皆屈原自道者言其放逐於野書壁所問畧訖曰暮欲去天大雨雷電自解曰歸何憂乎針亦憫其當此

合行違匿固若

所伊憂忿毒意誰與

此對天問伏匿穴處是何云謂屈原伏匿華野尚興詞怨憤欲何為

也伊音尸

醜齊徂秦昭厥詐讒登狡庸咈以施

此對天問荆黜

曼音曼

作師夫何長先謂楚懷王之時秦欲代齊齊與楚從親忠
王患之乃令張儀厚幣事楚使楚絕齊願獻商於之地
六百里楚懷王貪而信張儀遂絕齊使使如秦受地張
儀詐之曰儀與王約六里不聞六百里懷王怒舉兵伐秦
大敗於丹陽明年秦割漢中地與楚以和時秦昭王欲
與懷王會王欲行屈原諫之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
如無行懷王信子蘭言竟行遂死於秦此對之
意所以詳言原當日諫之不聽以至於斯云爾
甘恬禍

以亟鋤夷愎不可化徒若罷

此對天問悔過改更我又何言謂原雖苦諫而楚王不聽

剛愎不化以及於敗亡而不救也愎蒲逼切很也

闔綽厥武滋以侈頽

此對天問吳光

爭國久余是勝謂吳闔廬與楚相伐吳兵入郢都昭王出奔楚之不信用賢人以至於敗者非一也

於菟

不可以作急焉庸歸

此對天問何環穿自閭社丘陵爰出子文闔較於菟楚令尹子文也

問對皆哀今無此賢者但任

子蘭之徒也於音烏菟音徒

此對

欵吾教之開以旅尸

此對

吾告堵敖以不長抑自注云楚人謂未成君而死曰教

堵敖文王兄也今哀懷王將如堵敖不長而死以此告

之王逸注以謂堵敖不長楚賢人大謬然考之左氏莊

公十四年楚子如息以息媯歸生堵敖及成王焉則堵

敖成王之兄而非文王

之兄也公之注亦誤矣誠若名不尚曷極而辭

此對天

上自予忠名彌張謂原苟無尚名之心則天問曷極

其辭如此一本作食姑不失聖人胡不道又晁太史

無咎嘗取以續楚詞其系云宗元博學無不窺又

妙於辭頗愛離騷之幽獨能高尋遠挾其有所得如

墜雲出淵於原之辭無度焉此唐以來離騷之雄也

蓋屈原作離騷經揚雄為反離騷補之嘗曰非反也

合也而宗元為天對以媲天問雖問對非反其於發揚

則同離騷因反而始明天問因對而益彰凡設疑以稽

合則遠者邇昧者曉恍惚者連屬而義於是焉白則反
與對皆以明原者也非反者獨異也是雄與宗元之意
同也又太史公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
謂善人者非邪積仁潔行如此而餓死盜跖聚黨數千
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遵何德哉此亦昔人天問之
意也書曰天畏棗忱又曰天難諶命靡常夫既以謂天
輔信則宜常矣而又以謂天難信而不可常何哉天未
始不信而以民之作德者不常故天之吉凶或反倫而
要其終天常輔信則靡常者每常昔申包胥曰人衆者
勝天天定亦能勝人故論天者必於其定則天可以不
問而誠著抑屈原雖不忍濁世而自沈苟以意逆志亦
必不肯以其身蘊醢故離騷之際未免於憂患而辭皆
微天問雖假怪物行事揆理之不合者以寓其疑而凡
天之所以不合而原疑者孰愈於人事之吉凶哉此原
所欲問而難斥者也故因天
對頗推本之以廣原之意云



柳河東集卷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柳河東集卷十五

唐 柳宗元 撰

問答一十首

晉問

平陽堯之所都即晉州之地唐蟋蟀詩曰此
晉也而謂之唐本其風俗憂深思遠儉而用
禮乃有堯之遺風焉其風俗淳厚可知矣公晉
人實以堯之故都為重故設武陵之問而悉以
晉之名物對一曰晉之山河表裏而險固二曰
晉之金鐵甲堅而刃利三曰晉之名馬其強可
恃四曰晉之北山其材足取五曰晉之河魚可
為偉觀六曰晉之鹽寶可以利民七又極言文

公霸業之盛猶未免乎假仁義以用天下其末也
也以堯之遺風而終焉吳子離席拱手非特無
以難且敬拜以受賜玩其意而觀其辭其為文可謂工矣

吳子問於柳先生曰先生晉人也晉之故一有封字宜知之

曰然然則吾願聞之可乎曰可晉之故封太行掎之行太

在澤州晉城縣南又云在懷州修武縣西北

則此山當在二州之界也掎舉綺切偏引也首陽起之

首陽山名在河東蒲坂

縣華山之北河曲之中黃河迤之黃河之源出自崑崙

至於德州而入于海晉地蓋當

河之曲也迤移爾切邪行也大陸靡之按通典在趙州昭慶縣即

隋大陸縣地有大陸澤又云深州有陸澤縣大陸

亦在此則此澤當在二州之界也靡釋云靡曼也或巍

而高或呀而淵

呀虛牙切張口也

景霍汾澮

上音焚下音檜

以經其壩

而宣切說文城下田也汾澮即汾水耳

若化若遷鈎嬰蟬聯然後融為平

川而侯之都居大夫之邑建馬其高壯則騰突撐拒

上抽

庚切袁柱也下音巨捍也

聲呀鬱怒馬

聲玉交切語不入也呀許加切哈呀山深鬼一本無馬字

若能罷之咆

熊音雄罷音碑咆音庖嗥也

虎豹之嗥

音豪

終古而不去

攫秦搏齊

攫厥縛切持也

當者失據燕狄惴怯若卵就

一作執

壓

振振業業覲闕蹠戶

覲七慮切伺視也蹠達協切蹈也

惕若僕妾其按

行則平盈旋綠紆徐夷延若飛翫之翔舞

戴余專切與臧同

洄

水之容與

洄音回洄洄也
釋文逆流而上

以稼則碩以植則茂以牧則

蕃以畜則庶而人用是富而邦以之阜其河則濬源崑

崙入于天淵

黃河見
上注

出乎無門行乎無垠自匈奴而南

以界西鄙

匈奴單于
在晉之西

衝奔太華

太華即華岳
也在晉之西

運肘東指

混潰后土

潰胡對切
釋云散也

潰濁糜沸

潰音汾又房
吻切潰湧也

鼉鼉詭怪

鼉音元似鼉而大鼉徒河切

于于汨汨騰倒軼越

軼音
佚侵

水蟲力至猛能攻陷河岸

軼委泊涯涘

音侯
水涯

呀呬飲納

呀虛加切張口呬迄甲切
吸呬也飲呼合切歎也

摧雜失墜其所盪激則連山參差廣野壞裂轟雷努

風轟呼撼宏切鷁于岷撼戶感切挫也鷁諸韻無一本崩石

之所轉躍大木之所擢拔湍湔洞踏者湍披朋切水激有聲湔白明切

水聲與湔通踏音皆彌數千里若萬夫之斬伐而其軸轆之所負

軸音逐轆音盧轆舡前次擢處軸舡後施施處又漢律名舡方長為軸轆二字皆當從舡撞檣之所

御撞傳江切檣音牆舡桅也鱗川林壑隳雲遁雨瞬目而下者瞬音舜搖

目榛榛法榛一本作漆並音慕法音云百舍一赴若是何如吳子

曰先生之言豐厚險固誠晉之美矣然晉人之言表裏山河

者備敗而已非以為榮觀顯大也左氏僖公二十八年子犯曰晉表裏山河必無害也

吳起所謂在德不在險皆晉人之藉也願聞其他

先生曰大鹵之金

鹵音魯太原晉陽縣

棠谿之工

棠谿屬火

化水淬

取內切滅火

器備以充為棘為矛為鏃為鈎為鏑為

鏃為

晏本少一字別本無為鏃為字

為鏃出太白微蓐收召招搖伏蚩

尤

太白招搖蚩尤皆星名漢志太白兵象也晉志招搖主胡兵隋志旋星散為蚩尤旗見則王者征伐四方

蓐收天

肅肅裊裊

山宜切一作祁祁

合衆靈而成之博者狹者

曲者直者岐者勁者長者短者攢之如星奮之如霆運

之如縈浩浩弈弈淋淋滌滌

淋音林以水沃也滌音迪洒也

熒熒的的

螢音

若雪山冰谷之積觀者膽掉音目出寒液當空發

耀英精互繞晃蕩洞射天氣盡白日規為小鑠式酌切雲

破霄跼墜飛鳥

跼的協切漢書飛鳥跼跼墜水中釋又跼跼墜落也

弓人之弓函

人之甲膠角百選犀兕七屬

音注周禮考工記函人犀甲七屬

乃使跟

超

跟音根足踵

掖夾之倫

夾音扶

服而持之南瞰諸華

瞰苦濫切遠視

也

北驚羣夷

驚質涉切失氣言也

技擊節制聞於天下是為善師

延目而望之固以拳拘喘汗免胄肉袒進不敢降退不

敢竄若是何如吳子曰夫兵之用由德則吉由暴則凶

是又不可為美觀也先軫曰師直為壯曲為老況徒以堅

甲利刃之為上哉

左傳僖公二十八年晉侯侵曹伐衛楚人救曹子犯曰師直為壯曲為老

豈在久乎此為

先軫之言恐誤

先生曰晉國多馬屈馬是產

左氏僖公二年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

伐虢杜預注屈地

生良馬故以為名

土寒氣勁崖坼谷裂草木短縮鳥獸

墜匿而馬蕃焉師師𦍋𦍋

音𦍋進也

溶溶

音容

紘紘輻輳輻輳

輻音雷
輳音隣

或赤或黃或玄或蒼或醇或駮

莫江切
雜也

黔然而

陰

黔音掩

炳然而陽若旌旃旗幟之煌煌

幟音侈

乍進乍止

乍伏乍起乍奔乍躐

音致 踰也

若江漢之水疾風驅濤擊山

盪壑

盪音蕩 又他浪切

雲沸而不止羣飲源槁迴食野赭

音者 赤色

浴川颺浪噴震播灑

噴音悶 切鼓鼻也 灑音洒

潰潰焉若海神駕雪

而來下觀其四散恹恹

上齒兩切 本作傲下許往切 恹恹狂貌

開合萬狀

喜者鵲厲怒者人搏決然全躍

全蒲悶切

千里相角風駭霧

鬣

駿祖紅切 鬣音獵

斲山抉壑

斲音燭 斲也

耳搖層雲腹捎衆木寂

寥遠遊不夕而復攫地跳梁堅骨蘭筋交頸互齧

倪結切

鬬目相馴聚洩更噓昂首張斷其小者則連牽繳繞

上古

了切下
爾紹切 仰乳俯齧

下沒切
齧也

蟻雜螽集

上音終
蝗也

啾啾漉漉

七立切上林賦漉漉
鼎沸狀即由切聲也

旅走叢立其材之可者收斂攻教

掉手飛縻指毛命物百步就羈牽以荀息

見上

御以王

良

王良晉之
善御者

超以范鞅

范鞅士句之
子即獻子也

軒以藥鍼

藥鍼藥
壓之弟

已上四公皆晉之臣也藥
音驚鍼音鈴又諸侵切

以佃以戎獸獲敵摧若是何

如吳子曰恃險與馬者子不聞乎故曰冀之北土馬之

所生是不一姓

左傳昭公四年楚使椒舉求盟于晉晉
侯弗許公曰晉有三不殆其何敵之有

國險而多馬齊楚多難有是三者何鄉而不濟司馬侯
對曰恃險與馬而虞鄰國之難是三殆也九州之險是

不一姓冀之北土馬之所生無與國馬特
險與馬不可以為固也冀北即冀州之北
請置此而新
其說

先生曰晉之北山有異材梓匠工師之為宮室求大木
者天下皆歸焉仲冬既至寒氣凝成外凋內貞瀋液不

行

瀋昌枕切汁也
液音亦津液

乃堅乃良萬工舉斧以入必求諸巖

崖之欹傾礪壑之紆縈凌巔岼之杪顛

巔徂丸切岼吾
官切巔岼山銳

貌杪音眇釋文木
標末也即枝上端

漱泉源之淦潛

上古南切沈也
下音營水回貌根紋

怪石不土而植千尋百圍與石同色羅列而伐者頭抗

河漢刃披虹霓聲振連巖柝填層谿

柝音肺削木札撲也陳楚謂積為柝

丁丁

中莖切詩伐木丁丁

登登礧礧稜稜

上呂唐切說文石聲一曰礧礧堅也下盧登切

說文四古木也

若兵車之乘凌其響之所應則潰潰漰漰洶洶

薨薨

上許拱切說文湧也一曰洶湧水聲也下呼肱切

若騫若崩若螭龍之鬪

風霆相騰其殊而下者札嶮捎殺

嶮音戛

摧碎垝圮

碎昨沒切

又昨律切山峻貌垝於浪倚黨二切塵也圮音軋山曲

霞披電裂又似共工觸不

周而天柱折

列子湯問篇共工氏與顓頊爭為帝怒而觸不周之山折天柱絕地維張湛注不周

山在西鵠鵠鷺鷥

鵠音昆爾雅鷺鷥三尺為鵠鵠音灌似鵠而巢樹者為白鵠曲頸為黑鵠鷺鷥

音秋說文禿鳩也鵠音倉說文廉
鵠也闕西呼為鵠山東通謂之鵠
號鳴飛翔驅豸虎兕
驅勑俱切釋文驅劉也似狸能
捕獸祭天豸音岸胡地犬也
奔觸龍言慄伏無所入遯

無所脫然後斷度收羅捐危顛芟繁柯乘水潦之波以

入于河而流焉濫突碑兀

上即兀切碑兀危石也

轉騰冒沒類秦

神驅石以梁大海抵曲鱗蹙匯流雷解

匯音潰又戶賄切水合流

前

者汨越後者迫隘乃下龍門之懸水摺拉頽踏

摺實涉切敗也

拉落合切推也亦通作摺

猝首軒尾

猝昨沒切說文持頭髮也漢貢禹猝草把土

湏入重

淵

湏胡動切水大濛湏也

不知其幾百里也濤波之旋滔山觸天

既渟既平彌望悠焉良久乃始昂屹涌溢挺拔而出
林立峯崿穿雲蔽日渙然自撓復就行列渾渾而去以

至其所唯良工之指顧叢臺阿房

張平子東京賦楚建叢臺於後注趙武靈

王起阿房秦宮名房音旁

長樂未央建章昭陽

並西漢宮殿名

之隆麗詭特

皆是之自出若是何如吳子曰吾聞君子患無德不患

無土患無土不患無人患無人不患無宮室患無宮室

不患材之不已有先生之所陳四累之下也且禡祁既

成諸侯叛之

左傳昭公八年晉侯方築禡祁之宮至昭十三年晉成禡祁諸侯朝而歸者皆有二

心杜預注褫和地名在絳西四十里

臨汾水褫音斯又作虎和巨之切

先生曰河魚之大

河當是黃河也

上迎濤波羅壅津涯千里雷

馳重馬輕車遂以君命矢而縱觀焉

矢陳也春秋隱公公矢魚于棠

大

呂斷流脩網亘山罩留星麗

罩都教切留立九切星唐韻古賣切又胡卦切集韻

官韻並作罪見去聲十五卦罪礙也麗音鹿罩留星麗皆魚呂也

織絰其間巨舟軒昂

仡仡迴環水師更呼聲裂裂商顏

商山名在商州

於是鼓譟沓集

而從之扼龍吭拔鯨鰭

上巨巾切大魚也下音脊魚脊上骨

戮白鼃

音元似鼃

而逐毒螭

抽知切無角如龍而黃

叱馮夷

清冷傳曰馮夷華陽潼鄉隄首人也服八石得

水仙是為河伯

立水湄攪攪流離

攪古巧切

掬縮推移梁會網處騰

天彌圍掉躡擁踴

躡音壁人不能行也踴音勇跳也

以登夫歷山之垂

歷山在河東

如川之歸如山之摧

一作崔

如雲之披其有乘化

會神振拔連淪

上音連水成文曰連下音倫小波為淪

摛奇文

摛丑知切

出怪

鱗騰飛濤而上逸生電雷於龍門者猶仰綸飛繳

音灼生絲

縷亦作繁頤踏

一作踏而取之莫不脫角裂翼呀嚇匍匐

呀虛牙切

張口嚇音赫又虛訝切怒也亦云口拒人

復就齧切

上力死切

莫保龍籍具

一作甘

糲五味

糲女救切雜也

布列雕俎風雲失勢沮散遠去若夫魛

鰭鮪鯉鯉鯉魴鰈之瑣屑茂裂者

鮪音沙 鰭音嘗 鮪音消 鯉音偃 鯉音禮 魴音

音防 鰈音叙 義並見設漁者對注 鰭一作鰭 音鰭

夫固不足悉數漏脫絃目養

之水府而三河之人則已填溢饜飫腥膏舄鹵聞鱠炙

之美則掩鼻蹙頰

阿葛切

賤甚糞土而莫顧者也若是何

如吳子曰一時之觀不足以夸後世口舌之味不足以

利百姓姑欲聞其上者

先生曰猗氏之鹽晉寶之大也

猗氏猗頰也史記猗頰用鹽鹽起與王者埒富

猗於宜切人之賴之與穀同化若神造非人力之功也但至

其所則見溝塋畦畹之交錯輪囷

塋神稜切稻中畦也畹於阮切田三十畝

曰

若稼若圃散兮勻勻渙兮鱗鱗邈邈紛屬

邈力紙切屬彌音彌

不知其垠俄然決源醜流

上山宜切又所寄切

交灌互澍

上音護差互也

下音樹說文澍生萬物互一作牙

若枝若股委屈

一作曲延布脉寫膏浸

漶濕滑汨

漶即入切洽漶水兒滑戶入切利也汨音骨又越筆切

彌高掩庫

與卑通

漫攏冒塊

漫平聲攏音隴田中高處

決決沒沒遠近混會抵值堤防

潏潏霈霈

潏伊盈切潏潏水絕遠兒霈普蓋切霈呼枯切霈流也

偃然成淵潏然

成川

潏音莽沆莽大水貌

觀之者徒見浩浩之水而莫知其以及

神液陰流

音鹿

甘鹵密起孕靈富媼

烏皓切
女老稱

不愛其美無

聲無形燦結迅詭

燦卑遙切
詭文大飛也

回眸一瞬積雪百里皚

皚幕幕

皚胡了切
顯也幕音覓一作幕幕

奮儼離析

儼方問切
僵也

鍛圭椎壁

鍛丁貫切小

眩轉的皪

眩音縣

乍似殞星及地明滅

一作激

治椎音槌

相射冰裂電碎龍從增益

上音籠又洛孔切
下祖紅切又作孔切山貌

大者

印累小者珠剖涌者如坻

音蟬水渚也
又典禮切

坻者如岳日晶

熠煜

晶音精熠羊入切
煜音育燿也

螢駭電走亘步盈車方尺數斗於

是裒斂合集

裒薄侯切

舉而堆之皓皓乎懸圃之巍巍

音危

乎漦乎狂山太白之淋瀝

微古了切白也漦戈沼切浩漦大水貌

駭化變

之神奇卒不可推也然後驢羸牛馬之運

羸與驢同

西出秦

隴南過樊鄧

樊即樊城縣今襄州臨漢縣也鄧即鄧州也

北極燕伐東逾周

宋家獲作賊之利人被六氣之用和鈞兵食以征以貢

其賚天下也與海分功可謂有濟矣若是何如吳子曰

魏絳之言曰近寶則公室乃貧豈謂是耶雖然此可以

利民矣而未為民利也先生曰願聞民利吳子曰安其

常而得所欲服其教而便於已百貨通行而不知所自

來老幼親戚相保而無德之者不苦兵刑不疾賦力所謂民利民自利者是也

先生曰文公之霸也援秦破楚囊括齊宋曹衛解裂魯

鄭震恐定周于溫奉冊受賜夾輔糾逖以為侯伯齊盟

踐土低昂玉帛

史記晉世家文公二年三月晉乃發兵至陽樊圍溫入襄王于周五年四月晉

敗楚師作王宮于踐土五月天子使王子虎命晉侯為伯賜大輅彤弓矢百鉉弓矢千鉉也一鉉珪瓚作晉文

侯命逖他歷切齊側皆切踐土鄭之地也

天子恃焉以有諸侯諸侯恃焉以

有其國百姓恃焉以有其妻子而食其力叛者力取附

者仁撫推德義立信讓示必行明所嚮達禁止一好尚
春秋之事公侯大夫策文馬馳軒車出入環連貫於國
都則有五筵之堂九几之室大小定位左右有秩禽牢
餼饋交錯文質饗食有嘉樂宴有庭寔登降好賦犧象畢

出

犧素何切犧象皆樽名

犒勞贈賄

勞即到切釋文賞勸勸功曰勞賄呼罪切貨賄

率禮無

失六卿理兵大戎小戎鐘鼓丁寧以討不恭車埒萬乘

埒音劣

卑垣也

卒半天下鼓之則震旆之則畏其號令之動若

水之源若輪之旋莫不如志當此之時咸能驩娛以奉其

上故其民至於今好義而任力此以民力自固假仁義而
用天下其遺風尚有存者若是可以為民利也乎吳子
曰近之矣然猶未也彼霸者之為心也引大利以自嚮
而撓他人之力以自為固撓音婁而民乃後焉非不知而
化不令而一異乎吾嚮之陳者故曰近之矣猶未也

先生曰三河古帝王之更都焉而平陽堯之所理也三

河東河南河北道也蓋河東道之河中府蒲版縣舜之
所都絳州夏縣禹之所都河南道之陳郡伏羲神農之
所都一云伏羲又都于曲阜黃帝都于鄭州而少昊都
于窮桑即今之兗州曲阜縣則又皆隸河南道也而河

北道之涿鹿山則黃帝之有茅茨采椽土型之度型音

刑鑄

都耳平陽蓋今之晉州焉器之法以上故其人至於今儉嗇有溫恭克讓之德故為法曰型也

其人至于今善讓有師錫僉曰疇咨之道故其人至于

今好謀而深有百獸率舞鳳凰來儀於變時雍之美於音

鳥故其人至于今和而不怒有昌言儆戒之訓儆居切故

其人至于今憂思而畏禍有無為不言垂衣裳之化故

其人至于今恬以愉此堯之遺風願以聞於子何如吳

子離席而立拱而言曰美矣善矣其蔑有加矣此固吾

之所欲聞也凡夫儉則人用足而不淫讓則遵分而進

善其道不鬪

分扶問切
分守也

謀則通於遠而周於事和則仁

之質戒則義之實恬以愉則安而久於其道也至乎哉
今主上方致太平動以堯為準先生之言道之奧者若
果有貢於上則吾知其易易焉也舉晉國之風以一諸

天下如斯而已矣敬再拜受賜

晁太史無咎取之以
附續楚辭其係有曰

昔屈原作九章九陽數言已所陳與天合度自宋玉九
辯以下皆依以立義至枚乘七發意亦沿此蓋以微諷
吳王漢毋反班固稱原有古詩惻隱之風謂乘已下沒
其諷諭之稱意是不然觀乘七發既設客說太子以執

不廢大命乃傾為陳王之可嗜悅者七末乃言孟子持
籌而筭之萬不失一以言吳計謬其意深矣晉問亦七
蓋效七發以諷時君
薄事役而隆道實云

答問

公永貞元年九月自監察御史坐王叔文之
黨黜為邵州刺史十一月改永州司馬據問

云先生遭有道不能奮厥志獨被罪
伏匿則答問之作當在到永州後

有問柳先生者曰先生貌類學古者然遭有道不能奮

厥志獨被罪辜廢斥伏匿交遊解散

解音懈
散也

羞與為戚

生平嚮慕毀書滅跡他人有惡指誘增益身居下流為
謗數澤罵先生者不忌陵先生者無謫遇揖目動聞言

心惕時行草野不知何適獨何劣耶觀今之賢智莫不
舒翹揚英推類援朋疊足天庭魁壘恢張羣驅連行奇
謀高論左右抗聲出入翕忽擁門填扃一言出口流光

垂榮豈非偉耶先生雖讀古人書自謂知理道識事機

而其施為若是其悖也狼狽擯僂

狼音郎
狽音貝

何以自表於

今之世乎先生荅曰敬聞命然客言僕知理道識事機

過矣僕情夫屈伸去就

情母豆切不明也
又莫紅目揔二切

觸罪受辱幸

得聯支體完肌膚猶食人之食衣人之衣

上衣字於既
切下衣字音

依用人之貨無耕織居取然而活給羞愧恐慄之不暇

今客又推當世賢智以深致誚責

上才肖切

吾縲囚也

縲倫追切

按何晏注論語云黑索也

逃山林入江海無路其何以容吾軀乎願

客少假聲氣使得詳其心次其論客曰何取先生曰僕

少嘗學問不根師說心信古書以為凡事皆易不折之

以當世急務徒知開口而言閉目而息挺而行躐而伏

躐音至路也與躐同

不窮喜怒不究曲直衝羅陷穽不知顛踣

蒲北

切愚蠢狂悖若是甚矣又何以恭客之教而承厚德哉

今之世工拙不欺賢不肖明白其顯進者語其德則皆

茫洋深闊端貞鯁亮苞并涵養與道俱往而僕乃蹇淺

窄僻跳浮嘑暗

上集韻胡陌切大呼也又嘑暗多言也唐韻嘑暗大喚也下子夜切嘆聲也又

仄伯切

抵瑕陷厄固不足以赳赳批捩而追其跡赳千大聲也

赳千余切赳赳不進也批步結切捩力結切

舉其理則皆謀明淵沉剖微窮

深

剖普后切劈析是非劈匹歷切

校度古今而僕乃緘鉗塞默鉗其

廉耗耗窒惑

耗虛到切耗音胃目少精也

抉異探怪

抉一決切挑也探音貪

起

幽作匿攸攸恤恤卒自既賊

既與禍同

固不足以睢盱

上翻規切

仰目也下句于切張目也

激昂而效其則言其學則皆摠攬羅絡橫

豎雜博

豎音樹立也

天旋地縮鬼神交錯而僕乃單庸撇茅

撇匹蔑切字正作擎擊也

離䟽空虛竊聽道塗顚囂蒙愚

顚與專同

不知

所如固不足以抗顏揺舌而與之俱稱其文則皆汗漫

輝煌呼噓陰陽

噓一作喻

轆轤三光

轆音交轆音葛轆轤長遠貌一日雜亂也

陶

鎔帝皇而僕乃朴鄙艱澁培塿漶

培薄口切或作培塿即口切博雅培

塿冢也左氏襄二十四年部婁無松栢字不從土漶子入七立二切洽丑入切說文漶洽水貌

毫聯縷

緝塵出垝入固不足以據擗踊躍而涉其級茲四者懸

判雖庸童小女皆知其不及而又裹以罪惡纏以羈縻

上居宜下切陟立切客從而擠之上幾西切又子計切排也不亦忍乎且夫白

羲駮耳之得康莊也義一作蟻白義駮耳馬名駮音綠逐奔星先飄風

而跛驢不出泥滓黃鐘元間之登清廟也鏗天地動神

祇而嗚嗚咬哇不入里耳咬五巧切哇於佳鳥爪二切西子毛嫱之

蹈後宮也皦朝日煥浮雲而無鹽逐於鄉里蛟龍之騰

於天淵也彌六合澤萬物而蝦與蛭不離尺水蛭音質水蟲

卓詭倜儻之士之遇明世也用智能顯功烈而麼眇連

蹇顛頓披靡固其所也

唐目錄切
說文細也

客又何怪哉且夫一

陟險阨懲而不再者烈士之志也知其不可而速已者

君子之事也吾將竊取之以沒吾世不亦可乎乃歌曰

堯舜之修兮禹益之憂兮能者任而愚者休兮蹢躅蓬

藿

蹢音仙
蹢躅旋行貌
藿徒弔切
釋云董草

樂吾囚兮文墨之彬彬

音足
郤足以

舒吾愁兮已乎已乎曷之求乎客乃笑而去

起廢荅

公自永貞元年十一月自郢州刺史改永
州司馬明年即改元元和留永既久至元

和十年正月方召至京此文云先生來
吾州亦十年則起廢荅當在九年作

柳先生既會州刺史即治事還遊于愚溪之上溪上聚

鰲老壯齒十有一人

鰲音黎黑而黃色

謏足以進

謏山六切起也

列植

以慶卒事相顧加進而言曰今茲是州起廢者二焉先

生其聞而知之歟荅曰誰也曰東祠暨浮圖

暨於益切亦書作躡

說丈人不
能行也

中廐病顙之駒

廐音究馬舍也顙寫曩切

曰若是何哉曰

凡為浮圖道者都邑之會必有師師善為律以勅戒始

學者與女釋者甚尊嚴且優游暨浮圖有師道少而病暨

日愈以劇居東祠十年扶服輿曳未嘗及人側匿愧恐

甚今年他有師道者悉以故去始學者與女釋者偃偃

無所師遂相與出甃浮圖以為師盥濯之

盥古緩古玩二切澡也

扶持之壯者執輿幼者前驅被以其衣導以其旗怵惕

疾視引且翼之甃浮圖不得已凡師數百人

一作生一云數百人

生日饋飲食時獻巾帨洋洋也舉莫敢踰其制中廐病

頽之駒頽之病亦且十年色玄不厖無異技磴然大耳

磴苦東切又戸宋切

然以其病不得齒他馬食斥棄異阜恒少食

屏立擯辱掣頓異甚

掣尺制尺列二切

垂首披耳懸涎屬地凡

廐之馬無肯為伍會今刺史以御史中丞來蒞吾邦屏

棄羣駟舟以沂江將至無以為乘廐人咸曰病顙駒大

而不厖可秣歸馬他馬巴焚痺狹焚蒲墨切無可當吾刺史

者於是衆牽駒上燥土大廐下廐音武堂下周屋薦之蓆廐之

絲浴剔蚤鬪剔他歷切蚤音瓜鬪子淺切刮惡除洩刮古

刺莖以雕胡莖音挫秣以香萁秣音末其音基錯貝鱗錯七各切

鑿金文羈絡以和鈴纓以朱綵纓音嬰綵儒佳切或

膏其鬣或劑其脰鬣音獵劑音磨平聲御夫盡飾然後

敢持除道履石立之水涯幢旗前羅

幢傳江切說文旌旗之屬旗音與周

禮鳥隼為旗

紅蓋後隨

紅音江旗竿

千夫翼衛當道上馳抗首出

臆

音億

震奮遨嬉

上音教

當是時若有知我豈不曰宜乎先

生曰是則然矣叟將何以教也鰲老進曰今先生來吾

州亦十年矣足軼疾風

軼徒結切車相過也又音逸

鼻知臙香

臙尸連切

與羶同

腹溢儒書口盈憲章苞今統古進退齊良然而一

廢不復曾不若甃足涎顙之猶有遭也

涎夕連切口涎也

朽人

不識敢以其惑願質之先生先生笑且荅曰叟過矣彼

之病病乎足與額也吾之病病乎德也又彼之遭遭其
無耳今朝廷洎四方豪傑林立謀猷川行羣談角智列
坐爭英披華發輝揮喝雷電老者育德少者馳聲牝角

羈貫

牝古愚切
束髮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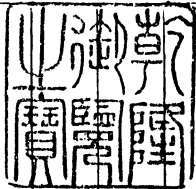
排厠鱗征一位暫缺百事交并駢倚懸

足

駢蒲
胝切

曾不得逞不若是州之乏釋師大馬也而吾以

德病伏焉豈蹙足涎額之可望哉叟之言過昭昭矣無
重吾罪於是鰲老壯齒相視以喜且吁曰諭之矣拱揖
而旋為先生病焉



柳河東集卷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柳河東集卷十六至十八

詳校官內閣學士臣瑞保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 鈐

校對官編修臣 吳舒惟

謄錄監生臣 李桂香

欽定四庫全書

柳河東集卷十六

唐柳宗元撰

說一十一首

天說

考之昌黎集中不見與公論所謂天之說者觀二公之出處亦相先後貶謫其同在朝之

日亦不以作之年月于他文無見焉然劉禹錫云余之友河東解人柳子厚作天說以折韓退之之言文信美矣蓋有激而云非所以盡天人之際故作天論三篇以極其辯則其說首出于韓不誣禹錫論三篇見其集茲不具載然公繼與禹錫書云發書得天論三篇以僕所為天說

為未究欲畢其言始得之大喜謂有以開明吾志慮及詳讀五六日求其所以異吾說卒不可得几子之論乃吾天說附注耳其言云云三君子之所言學者覽其書當自得之也

韓愈謂柳子厚曰若知天之說乎吾為子言天之說今

夫人有疾痛倦辱饑寒甚者因仰而呼天曰殘民者昌

佑民者殃又仰而呼天曰何為使至此極戾也若是者

舉不能知天夫果蓏

魯果切許慎說文在木曰果在地曰蓏張晏曰有核曰果無核曰蓏

應劭曰木實曰果草實曰蓏一說有殼果無殼蓏也

飲食既壞蟲生之人之血氣

敗逆壅底為癰瘍疣贅癰痔

癰音邕說文腫也瘍音陽說文頭瘡曰瘍疣音尤贅

朱芮切謂贅肉也瘻音漏說文頸腫也一曰久創瘡丈里切說文後病也蟲生之木朽而蝎

中蝎音葛木中蟲草腐而螢飛腐音輔是豈不以壞而

後出耶物壞蟲由之生元氣陰陽之壞人由之生蟲之

生而物益壞食齧之上倪攻穴之蟲之禍物也滋甚其

有能去之者有功於物者也繁而息之者物之讎也人

之壞元氣陰陽也亦滋甚墾原田墾音懇伐山林鑿泉

以井飲竅墓以送死竅音款而又穴為偃洩音蔑溺築

為牆垣城郭臺榭觀游䟽為川瀆溝洫陂池燧木以燔

燧音遂燭音煩爇也

革金以鎔陶甄琢磨悴然使天地萬物不得

其情

悴秦醉切

倖倖

音幸

衝衝攻殘敗撓而未嘗息其為禍元

氣陰陽也不甚於蟲之所為乎吾意其能殘斯人使日

薄歲削禍元氣陰陽者滋少是則有功於天地者也繁

而息之者天地之讎也今夫人

一有之字

舉不能知天故為

是呼且怨也吾意天聞而呼且怨則有功者受賞必大

矣其禍焉者受罰亦大矣子以吾言為何如柳子曰子

誠有激而為是耶則信辯且美矣吾能終其說彼上而

玄者世謂之天下而黃者世謂之地混然而中處者世謂之元氣寒而暑者世謂之陰陽是雖大無異果蓏癰痔草木也假而有能去其攻穴者是物也其能有報乎蕃而息之者其能有怒乎天地大果蓏也元氣大癰痔也陰陽大草木也其烏能賞功而罰禍乎功者自功禍者自禍欲望其賞罰者大謬呼而怨欲望其哀且仁者愈大謬矣子而信子之仁義以遊其內生而死爾烏置存亡得喪於果蓏癰痔草木耶

鵲說

韓昌黎誌公之墓謂子厚少年勇於為人不自貴重願藉謂功業可立就故生廢退既退

又無相知有氣力得位者推挽故卒死于窮裔觀公鵲說必有當途者昔資子厚之氣力而今

不知報者也其末曰孰若鵲者吾願從之毛耶翮耶胡不我施寂寥太清樂以忘饑則其意昭

然矣鵲

胡骨切

有鵲曰鵲者穴於長安薦福浮圖有年矣浮圖之人室

宇於其下者伺之甚熟為余說之曰冬日之夕是鵲也

必取鳥之盈握者完而致之以煥其爪掌

煥乙六切熱氣

左右

而易之旦則執而上浮圖之殿焉縱之

殿兵弭去智

延

其首以望極其所如往則背而去焉苟東矣則是日也

不東逐南北西亦然嗚呼孰謂爪吻毛翮之物而不為

仁義器耶

翮下革切羽莖也

是故無號位爵祿之欲里閭親戚

朋友之愛也出乎殼卵而知攫

一有搏字

食決裂之事爾

殼古

侯切鳥子生而須哺曰殼自食曰雛

不為其他凡食類之饑惟旦為甚今

忍而釋之以有報也是不亦卓然有立者乎用其力而

愛其死以忘其饑又遠而違之非仁義之道耶恒其道

一其志不欺其心斯固世之所難得也余又疾夫今之

說曰以煦煦而默

煦吁遇切又况羽切蒸也

徐徐而俯者善之徒以

翹翹而厲炳炳而白者暴之徒今夫梟鵂晦於晝而神

於夜

梟堅堯切不孝鳥也鵂音休鳥名博雅怪鳥也

鼠不穴寢廟循牆而走是

不近於煦煦者耶今夫鶻其立趯然

趯音迭跳也

其動若然

若呼號切皮膚骨相離聲

其視的然其鳴草然是不近於翹翹者耶

由是而觀其所為則今之說為未得也孰若鶻者吾願從之毛耶駟耶胡不我施寂寥太清樂以忘饑

杞朝日說

公貞元十八年為監察御史文正是時作禮記玉藻天子玄端而朝日于東門

之外周禮王者播大圭執鎮圭藻五采五就以朝日國語魯語天子大采朝日與三公九卿祖識地德少采夕月與太史司載糾虔天刑
注云朝日以春分夕月以秋分也朝音潮

柳子為御史主祀事將朝日其僚問曰古之名曰朝日而已今日祀朝日何也余曰古之記者則朝拜之云也今而加祀焉者則朝旦之云也

朝音昭

今之所云非也問

者曰以夕而偶諸朝或者今之是乎余曰夕之名則朝拜之偶也古者旦見曰朝暮見曰夕故詩曰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左氏傳曰百官承事朝而不夕禮記曰日入

而夕又曰朝不廢朝暮不廢夕晉侯將殺豎襄叔向夕

國語平公射鵠不死使豎襄搏之失公怒將殺之叔向聞之夕以諫平公乃起赦之注豎內豎襄名也聞之夕

謂夕至

于朝也楚子之留乾谿右尹子革夕

左氏昭公十二年楚帥師圍徐楚子

次于乾谿以為之援僕析父從右尹

齊之亂子我夕史記

子革夕王見之注子革鄭丹夕莫見

齊之亂子我夕史記

齊簡公四年春初簡公與父陽生之在魯也闕止有寵

焉及即位使為政田成子憚之御鞅言諸簡公曰田闕

不可並也君其擇焉弗聽子我夕田遂殺人逢之遂捕

以入田氏方睦使囚病而遺守囚者酒醉而殺守者得

止子我盟諸田于陳宗注趙文子龍其椽張老夕

國語趙文

闕止子我也夕省事也

趙文子龍其椽張老夕國語趙文

子為室斲其椽而斲之張

知襄子為室美士茁夕

國語

老夕焉而見之斲盧紅切

智襄

子為室美士茁夕馬注襄子智伯
瑤也士茁智伯家臣茁仄滑切 皆暮見也漢儀夕則

兩郎向瑣闌拜謂之夕郎亦出是名也
漢官儀故事黃門郎每日暮入

對青瑣門拜故謂之夕郎 故曰大采朝日小采夕月又
黃門郎今之給事中云

曰春朝朝日秋夕夕月若是其類足矣又加祀焉蓋不
學者為之也僚曰欲子之書其說吾將施于世可矣余
從之

捕蛇者說

公謫永州時作當時賦飲之毒民其烈如此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于墓而

哀夫子式而聽之使子貢問之曰子之哭也一似重有憂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于虎吾夫又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六

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為不去也曰無苛政夫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于虎也公取夫

子之言以證捕蛇者之說理誠相似者

永州之野產異蛇黑質而白章觸草木盡死以齧人無

禦之者然得而腊之以為餌可以已大風孿踠癘癘閭

緣切踠音宛曲脚也癘音漏說文去死肌殺三蟲其始

太醫以王命聚之歲賦其二募有能捕之者當其租入

永之人爭奔走焉有蔣氏者專其利三世矣問之則曰

吾祖死於是吾父死於是今吾嗣為之二十年幾死者

數矣言之貌若甚感者余悲之且曰若毒之乎余將告
于蒞事者更若役復若賦則何如蔣氏大感汪然出涕
曰君將哀而生之乎則吾斯役之不幸未若復吾賦不
幸之甚也嚮吾不為斯役則久已病矣自吾氏三世居
是鄉積於今六十歲矣而鄉鄰之生日蹙殫其地之出

殫音單
盡也

竭其廬之入呼號而轉徙饑渴而頓踣

音匍
僵也

觸

風雨犯寒暑呼噓毒癘往往而死者相籍也曩與吾祖
居者今其室十無一焉與吾父居者今其室十無二三

馬與吾居十二年者今其室十無四五馬非死則徙爾

而吾以捕蛇獨存悍吏之來吾鄉悍音旱叫囂乎東西

嬌切一音教突乎南北突陀沒切譁然而駭者譁音華駭下楷切雖雞

狗不得寧吾恂恂而起視其缶恂音苟而吾蛇尚存則弛

然而卧謹食之時而獻焉退而甘食其土之有以盡吾

齒蓋一歲之犯死者二焉其餘則熙熙而樂豈若吾鄉

鄰之旦旦若是哉今雖死乎此比吾鄉鄰之死則已後

矣又安敢毒耶余聞而愈悲孔子曰苛政猛于虎也吾

嘗疑乎是今以蔣氏觀之猶信嗚呼孰知賦歛之毒有甚是蛇者乎故為之說以俟夫觀人風者得焉

楷說

禮記八蜡以記四方四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以謹民財也順成之方其蜡乃通以移民

也鄭注云其方穀不熟則不通於蜡焉公貞元十九年時為監察御史主祀事因有是說蜡音

卡

柳子為御史主祀事將蜡進有司以問蜡之說則曰合百神於南郊以為歲報者也先有事必質於戶部戶部之詞曰旱於某水於某蟲蝗於某癘疫於某

癘音厲疫越壁切

則黜其方守之神不及以祭予嘗學禮蓋思而得之則
曰順成之方其措乃通若是古矣繼而嘆曰神之貌乎
吾不得而見也祭之饗乎吾不得而知也是其誕慢傲
悅誕音但慢謨官反又莫半切傲齒兩切悅謂往切傲悅驚貌冥冥焉不可執取者

夫聖人之為心也

一無心也字

必有道而已矣非于神也蓋

于人也以其誕慢傲悅冥冥焉不可執取而猶誅削若
此況其貌言動作之塊然者乎是設乎彼而戒乎此者
也其旨大矣哉或曰若子之言則旱乎水乎蟲蝗乎癘

疫乎未有黜其吏者而神黜焉而曰蓋于人者何也子

曰若子之云旱乎水乎蟲蝗乎癘疫乎

一無上十字

豈人之

為耶故其黜在神暴乎眊乎

上音冒目少精

沓貪乎罷弱乎

罷音

疫下同

非神為之耶故其罰在人今夫在人之道則吾不

知也不明斯之道而存乎古之數其名則存其教之實

則隱以為非聖人之意故嘆而云也曰然則致雨反風

金滕周公居東天大雷電以風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蝗不為災虎負子而趨

宋均為九江太守郡多虎均到下令屬縣去其檻穽其後傳言虎相與東游渡河又山陽楚沛多蝗其飛至九

江界者輒東西散去

是非人之為則何以余曰子欲知其以乎所

謂偶然者信矣必若人之為則十年九潦

即切到

八年七

旱者獨何如人哉其黜之也苟明乎教之道雖去古之

數可矣反是則誕慢之說勝而名實之事喪亦足悲乎

乘桴說

公為是論以為道之不行其避世者當如聖人之言皆元和後廢退窮齋時作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

桴考無切

從我者其由也與子路

聞之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說曰海與桴與

材皆喻也海者聖人至道之本所以浩然而游息者也

桴者所以游息之具也材者所以為桴者也易曰復其
見天地之心乎則天地之心者聖人之海也復者聖人
之桴也所以復者桴之材也孔子自以極生人之道不
得行乎其時

極一作拯

將復於至道而游息焉謂由也勇於

聞義果於避世故許其從之也其終曰無所取材云者
言子路徒勇於聞義果於避世而未得所以為復者也
此以退子路無人之氣而明復之難耳然則有其材以
為其桴

一無其字

桴而游息於海其聖人乎子謂顏淵曰用

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由是而言以此追

庶幾之說

追一作追

則回近得矣而曰其由也與者當是歎

也回死矣夫或問曰子必聖人之云爾乎曰吾何敢以

廣異聞且使遁世者得吾言以為學其於無悶也捷焉

而已矣

捷一作捷

說車贈楊誨之

楊誨之憑之子也憑以元和四年自京兆尹貶臨賀尉按地理志臨

賀在嶺南道賀州之屬邑公時已在永誨之道永之賀公作是說以送然誨之猶以為柔外剛

中則未必不為弊車柔外剛中未必不為常人反復論辯有二書見於集具別卷

楊誨之將行柳子起而送之門有車過焉指馬而告之
曰若知是之所以任重而行於世乎材良而器攻圓其
外而方其中然也材而不良則速壞工之為功也不攻
則速敗中不方則不能以載外不圓則窒拒而滯方之
所謂者箱也圓之所謂者輪也匪箱不居匪輪不塗吾
子其務法焉者乎曰然曰是一車之說也非衆車之說
吾將告子乎衆車之說澤而杼山而倅
杼山 杼直呂切周禮考工記行澤欲
欲倅 上而輕下而軒且曳
詩戎車既安如輕如軒輕音致 祥而曠左

禮記祥車曠左

注葬之乘車也革而長轂以戰

革革車也轂音穀巢馬而以望

巢本作轆省作巢兵高車如巢以望敵也春秋楚子登巢車

安以愛老安安車也禮記大夫七十而致仕乘

安車自稱曰老夫

輜以蔽內

輜音蓄說文輶車前衣車後也字林載衣物車前後皆蔽若今庫車

垂綬而以旼

禮記武車綬旌

載十二旒而以廟以郊以陳于庭

周官巾車王之五路一曰玉路建太常十有二旒以祀

其類衆也然而其要存乎

材良而器攻圓其外而方其中也是故任而安之者箱

箱大車之箱也詩疏車內容物之處為箱

達而行之者輪恒中者軸揭而固

者蚤

揭音局戰持也蚤當為爪考工記注蚤謂輻入牙中者也

長而撓進不罪乎馬

退不罪乎人者轅

考工記大車之轅摯其登又難既克其登其覆車也必矣此無故惟轅直

且無

却暑與雨者蓋

考工記輪人為蓋注蓋主為雨設也

敬而可伏者軾

挽也

軾音式車前橫板隆起者也

服而制者馬若牛然後衆車之用具今

楊氏仁義之林也其產材良誨之學古道為古辭冲然

而有光其為工也攻果能恢其量若箱周而通之若輪

守大中以動乎外而不孿乎內若軸攝之以剛健若蚤

引馬而宜御乎物若轅高以遠乎污若蓋下以成乎禮

若軾險而安易而利動而法則庶乎車之全也詩之言

曰四牡駢駢六轡如琴孔氏語曰左為六官右為執法此其以達于大政也凡人之質不良莫能方且恒質良矣用不周莫能以圓遂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遇陽貨必曰諾而其在夾谷也視叱齊侯類畜狗不震乎其內後之學孔子者不志于是則吾無望焉耳矣誨之吾戚也長而益良方其中矣吾固欲其任重而行于世懼圓其外者未至故說車以贈

謫龍說

觀其說不可謂無是理然其末曰非其類而狎其謫不可哉是蓋有所激而云當在

貶謫
後作

扶風馬孺子言年十五六時在澤州與羣兒戲郊亭上

頃然有奇女墜地有光曄然

曄音頁
光也

被縠裘白紋之裏

縠將侯切
帛青赤色

首步搖之冠貴游少年駭且悅之稍狎焉奇

女頰爾怒

頰普丁切博雅
絕頰怒色也

曰不可吾故居鈞天帝宮下

上星辰呼噓陰陽薄蓬萊羞崑崙而不即者帝以吾心

侈大怒而謫來七日當復今吾雖辱塵土中非若儷也

儷郎

計切
偶也

吾復且害若衆恐而退遂入居佛寺講堂焉及期

進取杯水飲之噓成雲氣五色脩脩也

脩音霄羽敝也

因取裘

反之化為白龍徊翔登天莫知其所終亦怪甚矣嗚乎非其類而狎其謫不可哉孺子不妄人也故記其說

復吳子松說

吳子武陵人也元和四年到永此文當繼是而作然其說有及于為天子

求士者披辭窺貌終不能知人則其說又非徒作云

子之疑木膚有怪文與人之賢不肖壽夭貴賤果氣之寓歟為物者裁而為之歟余固以為寓也子不見夫雲之始作乎救怒衝涌

救蒲沒切

擊石薄木而肆乎空中偃然

為人拳然為禽敷舒為林木岵嶸為宮室

岵苦冒切
嶸魚列切誰

其搏而斲之者

斲音卓

風出洞窟流離百物經清觸濁呼

召竅穴

上一作覈

與夫草木之儷偶紛羅雕葩刻芒臭朽馨

香采色之赤碧白黃皆寓也無裁而為之者

一無之字

又何

獨疑茲膚之奇詭

詭古委切

與人之賢不肖壽夭貴賤參差

不齊者哉是固無情不足窮也然有可恨者人或權褒

貶黜陟為天子求士者皆學於聖人之道皆以仁義為

的皆曰我知人我知人披辭窺貌逐其聲而覈其所蹈

者以升而降其所升常多蒙瞽

音務又莫候切目不明

禍賊僻邪

罔人以自利者其所降率恒

一無恒字

多清明沖淳不為害

者彼非無情物也非不欲得其升降也然猶反戾若此

逾千百年乃一二人幸不出於此者徵之猶無以為告

今子不是病而木膚之問為物者有無之疑子胡橫許

過詰擾擾焉如此哉

罷說

觀其說云楚之南有獵者亦到永州後作然言四物之相畏不善內而恃外者未有不為

罷之食則在當時必有所指而言也

鹿畏羆

勑俱切釋文羆劉也似狸能捕獸祭天

羆畏虎虎畏羆羆之狀被

髮人立絕有力而甚害人焉楚之南有獵者能吹竹為

百獸之音昔云持弓矢罽火

上音罽瓦缶也

而即之山為鹿鳴

以感其類伺其至發火而射之羆聞其鹿也趣而至其

人恐因為虎而駭之羆走而虎至愈恐則又為羆虎亦

亡去羆聞而求其類至則人也猝搏挽裂而食之

猝昨沒切

說文持頭髮也

今夫不善內而恃外者未有不為羆之食也

觀八駿圖說

列子云周穆王不恤國事不樂臣妾肆意遠遊命駕八駿之乘右服驂騑

而左綠耳右騂赤驥而左白羲次車之乘右服渠黃而左踰輪左騂盜驪而右山子馳驅千里至于巨蒐氏之國遂宿于崑崙之阿赤水之陽古書記穆王馳八駿莫此為詳晉王嘉拾遺記又記八駿之名一曰絕地二曰翻羽三日奔霄四曰越影五日踰輝六曰超光七曰騰霧八曰扶翼其圖必本諸此云

古之書有記周穆王馳八駿升崑崙之墟者後之好事為之圖宋齊以下一作來傳之觀其狀甚怪咸若騫若翔

若龍鳳麒麟若螳螂然其書尤不經世多有然不足采世聞其駿也因以異形求之則其言聖人者亦類是矣

故傳伏犧曰牛首女媧

公蛙切

曰其形類蛇孔子如俱頭

俱音欺方相也

若是者甚衆孟子曰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

同耳今夫馬者駕而乘之或一里而汗或十里而汗或

千百里而不汗者視之毛物尾鬣四足而蹄齧草飲水

齧下沒切齧也

一也推是而至於駿亦類也今夫人有不足為

負販者有不足為吏者有不足為士大夫者有足為者

視之圓首橫目食穀而飽肉締而清裘而煥一也推是

而至于聖亦類也然則伏犧氏女媧氏孔子氏是亦人

而已矣驂騑白羲

音羲
馬名

山子之類若果有之是亦馬而

已矣又烏得為牛為蛇為俱頭為龍鳳麒麟螳螂然也

哉然而世之慕駿者不求之馬而必是圖之似故終不

能有得於駿也慕聖人者不求之人而必若牛若蛇若

俱頭之間

一作問

故終不能有得于聖人也誠使天下有

是圖者舉而焚之則駿馬與聖人出矣

欽定四庫全書

柳河東集卷十七

唐 柳宗元 撰

傳八首

宋清傳

觀其文當作於謫永州後傳曰今之交有能望報如清之遠者乎幸而庶幾則天下

之窮困廢辱得不死亡者衆矣豈非有怨于當時交遊者不為之汲引附炎奔寒有愧于清之為者託是以諷焉

宋清長安西部藥市人也居善藥有自山澤來者必歸

宋清氏清優主之長安醫工得清藥輔其方輒易讎

以上

鼓切下音
售賣也

咸譽清信能療病故病者

一作咸譽清疾病
无瘍者无卑履切

亦皆樂就清求藥異速已清皆樂然響應雖不持錢者
皆與善藥積券如山未嘗詣取直或不識遙與券清不
為辭歲終度不能報輒焚券終不復言市人以其異皆
笑之曰清蚩妄人也或曰清其有道者歟清聞之曰清
逐利以活妻子耳非有道也然謂我蚩妄者亦謬清居
藥四十年所焚券者百數十人或至大官或連數州受

俸博其餽遺清者相屬於戶雖不能立報而以賒死

賒一

作賤者千百不害清之為富也清之取利遠遠故大豈若

小市人哉一不得直則怫然怒

怫音佛

再則罵而仇耳彼

之為利不亦剪剪乎

剪子踐切

吾見蚩之有在也清誠以是

得大利又不為妄執其道不廢卒以富求者益衆其應

益廣或斥弃沉廢親與交視之落然者清不以怠遇其

人必與善藥如故一旦復柄用益厚報清其遠取利皆

類此吾觀今之交乎人者炎而附寒而弃鮮有能類清

之為者世之言徒曰市道交嗚呼清市人也今之交有能望報如遠之清者乎幸而庶幾則天下之窮困廢辱得不死亡者衆矣市道交豈可少耶或曰清非市道人也柳先生曰清居市不為市之道然而居朝廷居官府居庠塾鄉黨以士大夫自名者反爭為之不已悲夫然則清非獨異于市人也

種樹郭橐駝傳

援傳曰其鄉曰豐樂在長安西當在貞元末年為藍田尉前後作其

曰問養樹得養人其益于為政者豈獨當時然哉取其道而移之官則民得安其全矣橐駝記

馳徒
何切

郭橐駝不知始何名病癰

隴圭切 疔癰 釋文 假疾

隆然伏行有類

橐駝者故鄉人號之駝駝聞之曰甚善名我固當因捨

其名亦自謂橐駝云其鄉曰豐樂鄉在長安西駝業種

樹凡長安豪

一有 人字

富人為觀遊及賣果者皆爭迎取養

視駝所種樹或移徙無不活且碩茂蚤實以蕃他植者

雖窺伺倣慕莫能如也有問之對曰橐駝非能使木壽

且孳也

孳音字 乳化曰 孳又津之切

以能順木之天以致其性焉爾

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固其築欲密

既然已勿動勿慮去

一作亦

不復顧其蔕也若子

蔕音侍種也

其置也若棄則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故吾不害其長而已非有能碩茂之也不抑耗其實而已非有能蚤而蕃之也他植者則不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過則不及一有焉字苟有能反是者則又愛之太恩憂之太勤旦視而暮撫已去而復顧甚者爪其膚以驗其生枯搖其本以觀其疎密而木之性日以離矣雖曰愛之其實

害之雖曰憂之其實饑之故不我若也吾又何能為哉問

者曰以子之道移之官理可乎馳曰我知種樹而已理

非吾業也然吾居鄉見長者好煩其令若甚憐焉而卒

以禍旦暮吏來而呼曰官命促爾耕勗而植

勗呼玉切勉也督

爾穫蚤繅而緒

繅蘇曹切繅繭為絲

蚤織而縷字而幼孩遂而雞

豚鳴鼓而聚之繫木而召之吾小人輟飧饗以勞吏者

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吾生而安吾性耶故病且怠若是

則與吾業者其亦有類乎問者嘻

一作喜

曰不亦善夫

吾問養樹得養人術焉傳其事以為官戒

童區寄傳

詳其文當在柳州時作其曰桂部從事為余言之則非謫永時文也

柳先生曰越人少思生男女必貨視之必一作以自毀齒以

上父兄鬻賣

上音育

以覲其利不足則盜取他室束縛鉗

拑之

鉗其庶切拑姑沃切

至有鬚鬣者

鬣音纖

力不勝皆屈為僮當

道相賊殺以為俗幸得壯大則縛取么弱者漢官因為已利苟得僮恣所為不問以是越中戶口滋耗少得自脫惟童區寄以十一歲勝亦奇矣桂部從事杜周士為

余言之童寄者柳州莧牧兒也行牧且莧二豪賊劫持反接布囊其口去逾四十里之虛所賣之

南越中謂野市曰虛寄

偽兒啼恐慄為兒恒狀賊易之對飲酒一人去為市一人臥植刃道上童微伺其睡以縛背刃力下上得絕因取刃殺之逃未及遠市者還得童大駭將殺僮遽曰為兩郎僮孰若為一郎僮耶彼不我恩也郎誠見完與恩無所不可市者良久計曰與其殺是僮孰若賣之與其賣而分孰若吾得專焉

一有然字

幸而殺彼甚善即藏其尸

持童抵主人所愈束縛牢甚夜半童自轉以縛即爐火
燒絕之雖瘡手勿憚復取刃殺市者因大號一虛皆驚
童曰我區氏兒也不當為僮賊二人得我我幸皆殺之
矣願以聞於官虛吏白州州白大府大府召視兒幼愿
耳刺史顏証奇之

証音正又
之盛切

留為小吏不肯與衣裳吏

護還之鄉鄉之行刼縛者側目莫敢過其門皆曰是兒

少秦武陽二歲而討殺二豪豈可近耶

戰國策燕太子
丹欲以匕首刺

秦王燕國有勇士秦武陽年十三殺人不敢
悟視乃令為荆軻副而往之史記作舞陽

梓人傳

傳蓋託物以寓意端為佐天子相天下進退人才設也其曰裴封叔之第在光德里

又云其後京兆尹將飾官舍余往過焉此文當作於貞元十七年後調藍田尉及將拜監察御史時作封叔終萬年令公誌其墓見別卷

裴封叔之第在光德里有梓人欸其門願僭隙宇而處

焉

隙去逆切說文隙塞也

所職尋引規矩繩墨家不居礲斲之器

礲音龍斲音卓

問其能曰吾善度材視棟宇之制高深圓方短

長之宜吾指使而羣工役焉捨我衆莫能就一字故食於官府吾受祿三倍作於私家吾收其直大半焉他日

入其室其牀闕足而不能理曰將求他工余甚笑之謂其無能而貪祿嗜貨者其後京兆尹將飾官署余往過焉委羣材會衆工或執斧斤或執刀鋸皆環立嚮之梓人左持引右執杖而中處焉量棟宇之任視木之能舉揮其杖曰斧彼執斧者奔而右顧而指曰鋸彼執鋸者趨而左俄而斤者斲刀者削皆視其色俟其言莫敢自斷者其不勝任者怒而退之亦莫愠焉畫宮于堵盈尺而曲盡其制計其毫釐而構大廈無進退焉既成書于上

棟曰某年某月某日某建則其姓氏凡執用之工不在
列余圍視大駭然後知其術之工大矣繼而歎曰彼將
捨其手藝專其心智而能知體要者歟吾聞勞心者役
人勞力者役于人彼其勞心者歟能者用而智者謀彼
其智者歟是足為佐天子相天下法矣物莫近乎此也
彼為天下者本於人其執役者為徒隸為鄉師里胥其
上為下士又其上為中士為上士又其上為大夫為卿
為公離而為六職判而為百役外薄四海有方伯連率

郡有守邑有宰皆有佐政其下有胥吏又其下皆有嗇夫版尹以就役焉猶衆工之各有執伎以食力也彼佐天子相天下者舉而加焉指而使焉條其綱紀而盈縮焉齊其法制而整頓焉猶梓人之有規矩繩墨以定制也擇天下之士使稱其職居天下之人使安其業視都知野視野知國視國知天下其遠邇細大可手據其圖而究焉猶梓人畫宮于堵而績於成也能者進而由之使無所德不能者退而休之亦莫敢愠不銜能

銜音縣行且賣也

不

矜名不親小勞不侵衆官日與天下之英才討論其大
經猶梓人之善運衆工而不伐藝也夫然後相道得而
萬國理矣相道既得萬國既理天下舉首而望曰吾相
之功也後之人循跡而慕曰彼相之才也士或談殷周
之理者曰伊傅周召其百執事之勤勞而不得紀焉猶
梓人自名其功而執用者不列也大哉相乎通是道者
所謂相而已矣其不知體要者反此以恪勤為公以簿
書為尊銜能矜名親小勞侵衆官竊取六職百役之事

听听於府廷

听魚隱切
听然笑也

而遺其大者遠者焉所謂不通

是道者也猶梓人而不知繩異之曲直規矩之方圓尋
引之短長姑奪衆工之斧斤刀鋸以佐其藝又不能備
其工以至敗績用而無所成也不亦繆歟或曰彼主為
室者儻或發其私智牽制梓人之慮奪其世守而道謀
是用雖不能成功豈其罪耶亦在任之而已余曰不然夫繩
墨誠陳規矩誠設高者不可抑而下也狹者不可張而
廣也由我則固不由我則圯

部鄙切
毀也

彼將樂去故而就

圯也則卷其術默其智悠爾而去不屈吾道是誠良梓
人耳其或嗜其貨利忍而不能捨也喪其制量屈而不
能守也棟橈屋壞則曰非我罪也可乎哉可乎哉余謂
梓人之道類於相故書而藏之梓人蓋古之審曲面勢
者今謂之都料匠云余所遇者楊氏潛其名

李赤傳

自謂歌詩類李白而赤其名狂士也其所
養可知矣傳所載當不誣其曰今世皆知

笑赤之惑也反修而身無以欲利好惡遷其神
而不返則幸耳誠有旨哉其曰赤之名聞江湖
間亦永

州時作

李赤江湖浪人也嘗曰吾善為歌詩詩類李白故自號曰李赤遊宣州州人館之其友與俱遊者有姻焉間累日乃從之館赤方與婦人言其友戲之赤曰是媒我也吾將娶乎是友大駭曰足下妻固無恙太夫人在堂安

得有是豈狂易病惑耶

易音赤

取絳雪餌之赤不肯有間

婦人至又與赤言即取巾經其脰赤兩手助之舌盡出其友號而救之婦人解其巾走去赤怒曰汝無道吾將從吾妻汝何為者赤乃就牖間為書輓而圓封之

輓音展又

足展女箭二切
卧不聞口曰輓

又為書博封之訖如廁久

一有其友從而字

之見赤軒廁抱甕詭笑而側視勢且下入乃倒曳得之

又大怒曰吾已外堂面吾妻之容世固無有堂之飾宏

大富麗椒蘭之氣油然而起顧視汝之世猶溷廁也

溷胡切

而吾妻之居與帝居鈞天清都無以異若何苦余至

此哉然後其友知赤之所遭乃廁鬼也聚僕謀曰亟去

是廁遂行宿三十里夜赤又如廁久從之且復入矣持

出洗其污衆環之以至旦去抵他縣縣之吏方宴赤拜

揖跪起無異者酒行友未及言已飲而顧赤則已去矣
走從之赤入廁舉其牀捍門門堅不可入其友叫且言
之衆發牆以入赤之面陷不潔者半矣又出洗之縣之
吏更召師巫善呪術者守赤赤自若也夜半守者怠皆
睡及覺呼而求之見其足於廁外赤死久矣獨得尸歸
其家取其所為書讀之蓋與其妻母訣其言辭猶人也
柳先生曰李赤之傳不誣矣是其病心而為是耶抑固
有厠鬼耶赤之名聞江湖間其始為士無以異於人也

一惑於怪而所為若是乃反以世為溷溷為帝居清都
其屬意明白今世皆知笑赤之惑也及至是是非取與
向背決不為赤者幾何人耶反修而身無以欲利好惡
遷其神而不返則幸矣一作耳又何暇赤之笑哉

蝥螋傳

作之年月無見焉然傳之所言蓋指當時
用事貪取濫甚者必元和後既棄黜而作

蝥音負
蝥音版

蝥螋者善負小蟲也行遇物輒持取印其首

印音昂
亦作印負

之背愈重雖困劇不止也其背甚澀物積固不散

固一作因

卒躋仆

上知利切下音赴又音匄

不能起人或憐之為去其負苟能

行又持取如故又好上高極其力不已至墜地死今世

之嗜取者遇貨不避以厚其室不知為已累也唯恐其

不積及其怠而躋也黜弃之遷徙之亦以病矣苟能起

又不艾日思高其位大其祿而貪取滋甚以近於危墜

觀前之死亡者曾不知戒雖其形魁然大者也其名人

也而智則小蟲也亦足哀

一作悲夫

曹文洽韋道安傳

元闕

傳諸本皆闕然集中有韋道安詩言其事甚詳
觀其詩則傳之意可見矣題云曹文洽韋道安
傳則事必相關豈詩所謂自古故刺史
者耶或與道安同救刺史之急者也

柳河東集卷十七